

NUHUORANZHUOWEI

怒火燃卓圩



村史
怒火燃卓圩

灵璧县革委会政工组宣传小组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frac{1}{2}$ 字数：81,000

1976年11月第1版

197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统一书号：10102·678 定价：0.29元

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目 录

开头的話	(1)
一	卓家楼房座座起	农民尸骨地下积.....(4)
二	穷凶极恶劈婴儿	郑二反抗遭惨杀.....(11)
三	巧开小店结穷友	患难相逢话革命.....(18)
四	三银头甘当汉奸	游击队痛歼日寇.....(26)
五	狗汉奸杀我干部	短枪队智毙凶手.....(34)
六	陈会仕走村串户	夺枪支大显威风.....(41)
七	借证件勇担风险	阶级情淮水深长.....(48)
八	解放卓圩炮声响	围歼王孙二匪团.....(56)
九	糖衣炮弹打不倒	减租减息大发动.....(63)
十	诉苦会提高觉悟	盲人喜唱翻身歌.....(71)
十一	还乡队反攻倒算	民兵火烧阎王殿.....(80)
十二	活地狱双棺出殡	假流泪谈何性善.....(87)
十三	农会长临危不惧	斗顽敌英勇就义.....(94)
十四	我军围歼还乡队	民兵挥戈战残匪.....(103)
十五	进卓圩虎口夺粮	打阻击奋战群敌.....(110)
十六	施毒计暗埋炸弹	搞复辟枉费心机.....(119)
十七	追穷寇枪毙恶霸	唱战歌踊跃参军.....(127)
	结束语(135)

开 头 的 话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万道霞光照亮了淮北平原。客车从灵璧县城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了四十多公里，到达高楼公社。从高楼向东是一条三公里长的林荫大道，直通卓圩大队。

卓圩是安徽省灵璧县的一个边远村庄，它与江苏省睢宁县境接壤。这个近三百户的村庄，解放后发生了天地翻覆的变化，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提高，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批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卓圩大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卓圩地区，远远看去，在浓绿挺拔的树林里是社员的住房；平展展的地面上，沟渠纵横，道路笔直，形成方方正正的良田；高压电线通向田间和村庄；贫下中农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蔚然成风，经常摆开大批判的战场，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揭露和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
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年青的一代正在斗争中茁壮成长；……这里呈现出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繁荣景象。

回顾在那黑漆漆、阴森森的旧社会，¹蒋家王朝在这里的政治代表——大地主卓廷懋世家霸占着这片地方，以极其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吮吸农民的膏血，榨取农民的骨

髓，在血腥的污土上，在累累的白骨堆上，建立起卓家大地主的庄园。村前遗留的那面大塘就是历史的见证。卓家大地主逼迫农民成年累月挖土垫宅基、烧砖头，盖起了一千多间砖瓦楼房；许多勤劳农民，被打死、累死在大塘上下。成千个长工、佃户们当牛做马，累断了筋骨，流尽了血汗。卓家大地主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广大劳动人民却在这人间地狱里挣扎、饥饿、死亡。……正如毛主席指出：“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

在中国历史上多次举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但这种斗争只有在出现新的阶级力量——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够真正取得彻底胜利。五十多年来，中国农民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用革命武装摧毁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蒋家王朝，也打垮了蒋家王朝在卓圩的一座顽固封建堡垒——卓家大地主的“天堂”。从此，世代受尽苦难的奴隶解放出来了，变成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卓圩，是旧中国农村的缩影，它记下了劳动农民的深灾大难和血泪斑斑的历史；

卓圩，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农民与国民党反动派、日寇、大地主汉奸殊死搏斗的战场，它铭刻着劳动群众英勇斗争的史绩；

卓圩，是向广大群众进行生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

育的好课堂！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卓圩村的阶级斗争历史，生活在新时代的青年人，是不够了解的。但是，饱经风霜的老贫农却永远不会忘记她的过去。当过长工、佃户的老贫农经常用血泪斑斑的村史和家史，教育青年一代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参加过战争的老民兵用老一辈的革命斗争经历和现实阶级斗争的事实，教育青年一代永走革命道路。今天，卓圩人民正在毛泽东思想红旗下继续前进，誓把革命红旗代代传下去。

卓圩人民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现在，让我们共同来翻一翻卓圩村地主阶级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看一看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卓圩村农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它们的走狗——卓家大地主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吧！

卓家楼房座座起 农民尸骨地下积

一九一〇年的夏天，泗县、灵璧、睢宁一带发了大水，遍地白浪滔滔，大水围住了许多村庄，一些草屋被泡倒了。受灾的农民迁上河堰，搭起一溜草棚栖身。每个草棚里不时传出阵阵的呻吟，发出句句的怨恨。

刚满十八岁的王永才，身背破被烂衣，手搀他的老母亲，从快要倒塌的草屋里出来，蹚过齐腰深的水，来到河堰上。老人家伤心地哭着说：“我的天哪，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呀！”王永才咽下去泪水，安慰说：“娘！咱还有几亩地，水退了，再种上庄稼，到秋天多少还能收一点，……”

就在农民哭声连天的时候，卓家地主的头面人物“三银头”卓问渠，躺在宽大的帐子床里，得意洋洋地抽着鸦片。他过足了烟瘾，下床踱到屋檐下，望着哗哗不停的大雨，奸声奸气地说：“老天爷，你只管下吧，下到屋下过膝盖，下到屋上长绿苔，饿死那些穷骨头，我再放债把恩开。”

大雨过后，到处是号寒啼饥、逃荒要饭的农民。三银头看到这是买田置地的机会，他同内管家经过一番策划，便打开粮仓，把积存多年的霉豆饼和其他虫蛀的瘪杂粮拿出来换地。他事先派几个狗腿子到各村张罗，说卓家开恩放粮啦，一亩地能换一块豆饼。附近村上的农民听到这话，真是又恨

又急，恨的是卓家趁火打劫，利用灾荒年霸占土地；急的是家中无粮下锅，又不得不向他们借债。有的农民宁愿吃野菜、树叶、树皮维持生命，也不愿意拿自己的土地去换卓家的霉豆饼。三银头看到有些农民不来借豆饼，又吩咐打手四处巡逻，看守树木，见了挖野菜、捋树叶、剥树皮的农民，就凶神恶煞似地说，不准挖卓家地里的野菜，捋卓家的榆树叶。农民们愤恨地回答，什么是你们卓家的？我们祖祖辈辈就在这里劳动，生活，地是我们开的，树是我们栽的，是卓家财主霸占了我们的一切。

早在一百多年前，这里南北有两条淤塞的小河道，当中夹着一片沼泽洼地，周围的人们称它是蛤蟆蹠腿就淹光的夹河滩。后来，几家姓王的农民，逃荒来到这里，在河边搭起了几间茅草庵，靠捞鱼摸虾为生。有年夏天，发了洪水，汹涌的浪涛卷走了岸上仅有的几间茅草庵，又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把这片洼地淤积更大了。洪水退去，农民重新搭起茅草庵。第二年刨起了淤沙地，播上了种子，到了收获季节，真是喜出望外。这消息传出以后，一些逃荒要饭的穷苦人相继而来，越来越多，渐渐形成了一个自然村。因为是姓王的最先开垦了这片地方，所以农民就给它取名叫做小王庄。

但是，在那暗无天日的封建社会里，哪里有穷人过的好日子呢？大恶霸地主卓廷懋，老窝在睢宁县侯王庙。有一年间，他看中夹河滩这片肥沃的土地，便手捧金银财宝贿赂了县官，得到贪官污吏的许可，就把老窝给了他的弟弟，他带领一窝子人马，闯进小王庄。卓廷懋占了小王庄，就强迫农民给他垫宅基，烧砖头，大兴土木，盖起楼房。卓家财主为了保全狗命，又逼着农民给他家挖壕筑圩，圩子筑好后，卓廷

懋从此就把小王庄改叫卓家圩。

小王庄变成卓家圩的历史，年轻的王永才听他祖父讲过许多次，他眼看贪得无厌的卓家财主，并不以几乎霸占了小王庄的全部土地为满足，还要占夹河滩这一整个地区。眼下遭了大水灾，王永才怎能忍心仅有的三亩八分地被卓家财主吞去呢？但当他看到病饿交加的老母亲，心如刀绞般的疼痛，不得不忍痛用自己三亩多地换取卓家财主的几块霉豆饼。周围许多村庄的农民，也都象王永才这样遭受残酷的掠夺。卓圩东边四里远的打网刘庄，全庄一百多户农民，被卓家财主霸占去土地四百多亩。后来，大部分农民变成卓家的佃户。这年，卓家财主放出来九千多块霉豆饼，掠夺去灾民九千多亩土地。在农民一片哭声中，卓家财主却高兴地叫嚷，真是一歉抵三收啊。面对着卓家圩的财主残酷掠夺，受灾农民编了一首歌谣，悲愤地控诉：

一块豆饼一亩田，
豆饼苦得似黄连；
地头膝盖写文契，
倾家荡产怨连天。

地租剥削是卓家财主最残酷最主要的剥削方式。他们霸占了农民的大量土地，又转过来租给农民耕种。卓家采取定租制，受灾年减产不减租。他们把地划分为上、中、下三等，租额是六、五、四斗。卓家收租，还用加二的“黑心斗”（一斗二升算一斗），加重对佃户的剥削。不管丰歉年景，平均每年每亩固定收租五斗，占到平均粮食亩产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那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卓家却规定，捐税都由佃户负担。佃户遭受卓家和反动政府的压榨，就是丰收年景，也得不到



多少粮食。遇到灾年，不仅劳动白搭，还要欠下一笔租债。佃户们辛勤劳动的果实，大都装进了地主的粮仓。每年从麦收开始，直到秋后地净场光，向卓家缴送租粮的佃户络绎不绝。卓家一处粮仓，就有四十多名长工出进和翻晒粮食，终年不闲。广大佃户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人们形容当时缴租后的情景说：“碾子响，鏊子热；打完场，冷了锅；地主粮满仓，农民饿断肠。”……

卓家财主在当地享有各种特权，恣意敲榨勒索，强占土地，俨然是个土皇帝。他们竟自印纸币，办钱庄，欺骗农民，收买土地。而农民拿着他印的纸币，转眼变成一张张废纸，农民称它是“关门票”，拿出门不管换。他还大办酒、油糟坊，在周围二十多个集镇上开粮行、设布庄、开京广、五洋杂货店。他每年率几十只大船，从大李集一带装黄豆，运到无锡出买，回来又贩回京广杂货，牟取暴利，获利有时达白银一万多两，粮食十万多斤。卓家通过各种剥削方法，吞并土地七万七千多亩。这些土地分布我省泗县、灵璧和江苏睢宁三县。直接耕种他家土地的佃户约有七千多户，两万八千多人，方圆六、七十里内的一百多个村庄都有卓家的佃户。

卓廷懋在建立起大庄园的同时，还教他子孙学会“杀不了穷人，成不了富翁”的治家之道。他的儿子三银头继承了他祖辈的衣钵，到他掌管家产的时候，对农民的剥削方式花样更多，手段更毒，除逼取卓家规定的高额地租外，还有悬租、青麦租、雇长工、义务工、放工帐、高利贷等等。卓家这样繁多的剥削方式，象一条条毒蛇缠在劳动人民身上，不知吸尽了多少农民的鲜血，又有多少农民惨死在卓家的毒

手之中。

农民王贯益是小王庄的老户人家，自种三十亩地。有年受旱，庄稼失收，生活困难，加上小孩有病，无钱医治，就托人向三银头借了三斗五升小麦，利息是一斗一年长三斗。由于连年灾荒，连续三年还不起，到了第四个年头，连本加利共三十七石八斗。三银头逼着王贯益押地。最后，王贯益被迫把三十亩命根地抵给了三银头。就是这样三十亩地还抵不上卓家三斗五升小麦的本利，三银头又强迫王贯益给他当三年长工，以工抵债。到了第三年腊月，做工期满，卓家还逼着有病在身的王贯益再到二十里外的佃户庄推一趟租粮。王贯益气恼成疾，路上病重，高烧不退，嘴里干得出火，好不容易才把租粮推到卓家仓库。卸了租粮，他到厨房里找点开水喝，财主家也不给。王贯益忍气吞声，回到家后病情急剧恶化，卧床不起，不几天就离开了人间。

在卓家财主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下，许多农民日益破产，有的不得不给卓家当长工、做佣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王永才就是长工中的一个。在苦难而漫长的长工生活过程中，王永才受尽了卓家的折磨，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苦熬了十多年。王永才刚满三十岁的时候，身上就留下了条条鞭痕，处处伤疤，已是未老先衰了。他的儿子振荣才十二岁就被推进了火坑，给卓家当了小奴隶。有一天，三银头的小少爷被一块石头绊倒了，张着嘴嚎叫。三银头硬说是小振荣推倒的，要在小振荣身上出气，立即喝令打手毒打小振荣。机灵的小振荣看一个打手向他扑来，撒开小腿跑开了。三银头逼着王永才一定要把振荣找回来。王永才走出圩外，四处寻找，没有发现振荣的影子。当他经过卓家的祖坟堆，穿过石门，再看石

碑后面也没有，最后在一个石桌子底下找到了小振荣。王永才抱起浑身冰凉的儿子，脸上两行泪水簌簌而下，他抚摸着小振荣的脸蛋，说：“孩子，跟我回去吧，他们消了气，就不会打你了。”王永才把儿子带回来后，没料到三银头的脸色更加阴暗，喝令打手用皮鞭子抽打小振荣，小振荣哪能受得住，就放声哭喊。佣人张大娘看了心中就象刀绞，慌忙赶上去用自己的身子挡住皮鞭，把小振荣救了下来。

王永才亲眼看到二百多名同伴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卓家真是要从长工的骨头里榨出油来。有的长工累得腰弯背驼，百病缠身；有的佣人年老身残，死在卓家财主门外。当他的的小振荣遭了毒打，他想，要求得生路，必须逃出这个虎口。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忍痛撇下年老的母亲，带着老婆孩子奔到淮南山区，靠砍柴勉强度日。……

“卓家楼房座座起，农民尸骨地下积。”卓家财主的天堂就是在累累的白骨堆上建立起来的。他们在卓圩先后兴建两层楼房，有一千三百多间，并排向南开了七个大门，每个大门前都有石狮、石鼓。门楼下，嵌着两扇沉重的黑大门。漆黑的大门内，是拐弯抹角的走廊和阴森森的天井内院。大院內设有堂楼、客厅、卧室、厨房、仓库、公堂等。此外，卓家还在圩子东南修建了三十多间“仙家楼”，楼里招引了许多黄鼠狼，卓家奉之为“仙姑”，逢年过节，供奉祭祀，欺骗农民群众，妄想保住卓家的罪恶的天堂。但是，卓家财主靠的不是黄鼠狼这群“仙姑”，卓家财主发家靠的是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而卓家要保住自己的天堂，靠的是几百名打手，靠的是蒋介石的反动王朝！

二 穷凶极恶劈婴儿 一 郑二反抗遭惨杀

卓家高额的地租剥削，迫使许多佃户团结一心，多次举行抗租斗争。一九三六年的秋天，在卓圩东南十八里的大李集一带，卓家的数百户佃农抗租不交。卓家派狗腿子前去催租，佃户们同声怒斥，我们两年受灾，命都难保，哪还有粮食缴租。狗腿子看势头不妙，不得不灰溜溜地逃回卓圩。卓家又派家兵去逼租，枪口对着佃户。但佃户们毫不畏惧，有的手拍着胸膛说，要粮没有，要命你们就开枪。卓家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便在大李集大摆筵席，请当地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吃酒，指使这伙人去逼迫佃户缴租。即使利用这些爪牙，也没有收到多少租子。

卓家拚命逼租，也激起了长工们的反抗。当时有个领头的长工郑二，是外来的逃荒户。他家穷，从小没有起名，大家就叫他郑二。郑二对卓家地主，特别是对三银头卓问渠恨之入骨。他一见三银头那个矮小的身骨，肥大的肚子，细细的两条腿，尖尖的狗屁股，走起路来歪歪扭扭，说一句话要连吐三口唾沫星子，就不由得要恶心呕吐。卓问渠这个坏家伙，因为是他娘的第三胎，小名叫银子，头上早期败顶脱落了头发，所以长工们都叫他三银头。三银头有个堂兄名叫卓谋堂，一肚子鬼点子，最善于耍阴谋，施毒计，是三银头最

得力的帮凶，长工们呼他奸白脸。奸白脸的儿子卓少全当国民党常备队的大队长，带着二百多名匪兵驻在卓圩。其中有臭名远扬的三十六只虎，依仗卓家势力，为非作歹，无恶不作。长工们为了吐诉自己内心的愤恨，给他们起了各种绰号，如笑面虎、趴地虎、小霸王、夜猫眼、活耍熊、飞毛腿，等等。飞毛腿侯玉以腿快出名，下乡抢劫杀人，临走时还蘸人血在墙上写着“卓圩侯玉”。卓家豢养的这群武装匪徒，就象疯狗一样到处咬人，毒害百姓。农民张怀德的母亲，走亲戚路过卓圩，因扎腿的带子散开了，她弯腰扎腿。三银头的老婆，外号老母蝎子，诬她想偷庄稼，指使匪徒用棍棒打坏了她的手。佃户王品三到卓家门口拾粪，老母蝎子说他的穷气扑了卓家的门，喝令匪徒用棍棒砸断了他的一条腿。象这样无辜受害的农民举不胜举。当时卓圩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走乱坟堆，不走卓家圩。”

同穷苦人血肉相连的郑二耳闻目睹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残酷暴行，恨得牙齿咬得咯吱吱地响，他鼓动长工们瞅个机会，要狠狠整治这群恶狼。就在长工们怒不可遏的时候，卓家又施展了人间罕见的、灭绝人性的杀人暴行。

卓少全的儿子得了急性脑炎，眼看就要完蛋了。三银头和奸白脸象揪掉头的蚂蚱，急得乱蹦，他们指使走卒找来了一个巫婆。

巫婆走近病鬼的床前，装腔作势，摇头晃脑，闭着眼唱道：“孩儿命短阴魂散，神仙催他归西天，……”

没等巫婆唱完，奸白脸哀求道：“黄大仙，我只有这一个孙子，你显显灵，你能瞧好他的病，我给你五百块洋钱，再唱三台大戏。”

巫婆睁眼看看床上的病鬼，浑身肌肉抽搐，两眼直泛白，心里不免有点惊慌，但又怕失了脸面，接着唱道：“你有钱，就不难，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买活人脑，吃上万家孩子的活脑子，保险你儿命周全。”巫婆心想：你取不来这个药方，可别怪我没有显灵。

三银头说：“要一个姓万人家的孩子的脑子好办，西南万庄都是姓万的，派人去找个来。”

奸白脸说：“万庄离卓圩太近了，在家门口找药方名声不好。大李集南边还有个万庵庄。依我看，那些穷骨头抗租不交，也该对付对付。从那里找药方，岂不是三全其美吗？”

“这办法妙！妙！”三银头口喷唾沫星子连声说。

寒冬的深夜，凛冽的西北风一阵紧一阵。在万庵庄东头一间姓万的茅草庵子里，一位妇女睡在地铺上，怀里接着不满周岁的婴儿正在喂奶。这时，卓家匪徒溜进来了，“砰”地一声，门被踢开了。这位妇女还没有来得及叫喊，怀里的婴儿就被匪徒抢走了。婴儿的母亲起身去抢夺孩子，被卓家匪徒打倒在地。这时婴儿哇哇的惨叫声，在茫茫的夜空中回荡，撕碎了母亲的心肝。婴儿的母亲浑身抖动着，双手捂住胸口，不住声地喊叫：“我的孩子哪！谁夺去了我的孩子呀！我的苦命的孩子呀！”这位妇女泪水象泉水般涌了出来。乡亲们听到哭声跑来，打听一番，但谁也不知道婴儿的去向。……

当天夜里，在卓家最后一层大院子里，放着一张案板，三银头手提马灯，奸白脸端着大黑碗，卓少全捧着已经只剩一口气的万家婴儿，等待着刽子手。在昏暗的灯光下，几个

家伙如同野兽张开吃人的血口。……

这时，丫环金花和来花从暗处窥视，吓得头皮发麻，手脚冰冷，急急忙忙跑到长工住的小院子里，传递这一惊人的恶讯，卓家财主杀死了婴儿。长工郑二听了火冒三丈，立刻带领陈会仕、刘以安、小运子和刚逃荒来的长工老李，直向后大院跑去，要抢回可怜的婴儿，但都被卓家的家兵挡住了。长工们个个眼里喷射着仇恨的火焰，不住声地骂道：“你们这群狗不嚼的黑心黑骨头，没扎牙的小孩有什么罪，……”

杀人不眨眼的卓家财主，残害了万家的婴儿，妄想用活人脑浆，挽救他家病鬼的性命。但两天以后，那个病鬼就见他的祖宗去了。卓家又逼着长工和佣人披麻带孝，给那个死尸送殓。

佃户和长工们忍受不了这天大的冤恨，他们不畏强暴，奋起反抗卓家财主的暴行。郑二满腔怒火，夜不能眠。半夜里，他不声不响地摸出大门，在卓家财主的大草垛上点上一把火。顿时火光满天，吓得卓家财主们鬼哭狼嚎。在郑二的鼓动下，陈会仕和刘以安、小运子等长工们，在沟塘里砸死了卓家成群的鹅鸭，在小树干上刻画三银头的丑象，再把树头折断，搞得卓家财主惶惶不可终日。

豺狼成性的卓家财主，杀害婴儿的血手未干，又要磨刀杀人了。奸白脸看到佃户和长工们起来反抗，慌慌张张对三银头说：“这些天净闹乱子，我看都是那个郑二领的头，不如惩一儆百，叫那些穷骨头知道个厉害。”三银头问他怎么个惩法？他说：“你不是少了二百块洋钱吗，就说是他偷的。他要说没偷，你就照死处打。”三银头一听，洋洋得意地说：“这办法妙，妙！就这么办。”……

于是，三银头指派了几个打手，把郑二捆绑起来。在一阵阵狼嚎鬼叫声中，郑二气忿地走进了卓家的公堂。只见满屋都是卓家制造的刑具，有老虎凳、阎王撬、脚镣、手铐、夹板、轧杠、马桩等几十种。郑二面对这些刑具，两眼放射着仇恨的光芒。

三银头龟缩在昏暗的墙角里，结结巴巴地说：“你——你——偷我的——洋钱，快说——实话。”

“放屁！”郑二猛瞪双眼，愤怒骂道：“不准诬陷好人！我人穷志不穷，决不会拿你的臭钱。”

三银头向后缩了缩，蹲在椅子上，手向梁头上一指，几个打手恶狼般地窜上去，把郑二悬到梁头上，用皮鞭向郑二身上拚命地抽打。

宁死不屈的郑二，浑身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头上豆粒大的汗珠直往下滴，衣服紧紧贴在皮肉上，他不住地大骂：“你们这群野兽，就是把我吃了，我也不服！”

三银头从椅子上跳下来，气急败坏地嚎叫道：“我来试试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喝令凶手们燃着了更香，烧郑二的手臂；两股更香烧完了，又燃着了两支腊烛，燎他的胳膊窝；……刚强的郑二被折磨得昏迷过去。

凶手们把郑二拖进牢房。半夜里，郑二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呻吟，断断续续地骂道：“你们这些豺狼成性的坏家伙，是你们男盗女娼，……”

这声音冲出了牢房，象利箭般刺进了三银头和奸白脸的心窝。这两个恶魔从恶梦中惊醒，鬼头鬼脑地摸到牢门门前，偷偷摸摸下了毒手，卓家的打手趁黑夜悄悄地把郑二抬出了卓圩，一直抬到西北三十多里远的大洼子里，活活地把



他埋了。……

象这样遭受惨害的何止郑二一人。卓家财主除用刑具外，还用“油火烧身”、“石灰揉眼”、“灌辣椒水”等毒刑，来迫害那些敢于反抗的佃户和长工。逃躲壮丁的青年卓士坡，卓少全把他逮住，双手悬吊在梁头上，双脚不沾地，用铁鞭抽打。每一鞭下去，都留下一道血印。卓士坡疼痛难忍，大骂卓少全狼心狗肺。灭绝人性的卓家财主竟然在卓士坡身上从头到脚浇上了煤油，点火燃烧，用火刑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逃荒户老李给卓家当长工，上工不久，卓家赖他偷了半块喂马的豆饼。卓家指令打手施加重刑。老李冤枉受刑，怒骂不止。卓家就指使凶手端一盆石灰粉，堵塞老李的嘴巴，老李活活被窒息死去。

毛主席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卓圩一带的农民曾多次举行武装起义，与卓家财主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早在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当地农民起义军首领李三闹攻占了泗县和灵璧交界处，大闹了卓家圩。卓家财主惊恐万状，四出逃跑。一八五八年，捻军进入睢宁地区，当地农民对卓家财主恨之入骨，放火焚烧了卓家房屋。一八六一年，苗族起义军夜袭卓家圩，搅乱了卓家财主甜蜜的美梦，搞得他们狼狈不堪。抗战前期，卓圩地区广大佃户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巨大影响，爆发了抗租运动，这次斗争削弱了卓家的经济剥削，动摇了卓家的反动统治。到了抗日中后期，卓圩地区的广大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战争。勾结日寇的卓家恶霸财主，便成为卓圩地区广大农民打击的主要对象。

三 巧开小店结穷友 患难相逢话革命

卓圩人民的自发斗争，在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时候，每次斗争总是归于失败。自从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卓圩一带的农民斗争便走上了新的道路，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

卓圩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领导地直接同卓家地主展开激烈的斗争，是从一九四〇年前后开始的。

那时，卓圩东门外有一条小小的东西街道，街道两旁多数是穷苦人搭的矮草屋。街道中间，有一间座北朝南的小商店。商店的门面很简陋，货架上摆着一些纸张、香烟和爆竹之类的杂货，柜台边上放着缸缸罐罐，盛着酒、油、盐、酱、醋。门面后边还有一间小套屋，摆满了一些散乱的东西。商店的主人三十来岁，长长的脸，嵌着一对精明的大眼睛，高大的身材，一身蓝粗布大褂。这个人的名字叫朱保义，最爱结交穷朋友，卓圩的长工和佃户们，也最喜欢到他的商店里谈天说地。靠卖柴为生的陈会仕，经常来到他的小店谈心。

提起陈会仕，他原来是卓家财主的长工。自从卓家刀劈婴儿、杀害郑二之后，陈会仕怀着满腔仇恨，离开了卓家，回到南陈庄，靠卖柴为生。他虽然逃出了卓家的大门，但并

不能摆脱掉卓家财主的剥削和压迫。就在陈会仕以卖柴为生的头一年，三银头要废掉老梨园，派人骗陈会仕说：“你伐一棵树，只要给卓家一块洋钱就行了。”陈会仕无可奈何地答应下来。他夜里伐树劈柴，白天赶集去卖，一连忙了两个多月，才把二百多棵梨树伐完卖光。陈会仕把卖木柴的钱按数交给了卓家。没料想几天后，三银头又派人索取树钱，硬卡头皮逼去陈会仕二十块洋钱。陈会仕白白劳累了两个多月，一个钱也没有挣到手，还赔了一辆大车。满怀仇恨的陈会仕，每当逢集，卖光了劈柴，就到朱保义小店看看。久了，他同朱保义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情谊。

卓圩东小街逢集时，三银头常常出来霸街。这天晌午，陈会仕挑着两捆劈柴，往街旁一放，转眼看见三银头挺着大肚子，提着文明棍，向街上走来，有的人忙向两边闪开。三银头走到一个卖盐的农民面前，嘴说不准卖盐，手把盐筐掀个底朝天，盐洒了一地。他又歪歪扭扭向一个卖鸡蛋的老人走去，那老人急忙把鸡蛋揣在怀里，他抡起文明棍，照着老人的怀里连捣几下，鸡蛋全部被捣烂，蛋黄从老人的怀里流到脚上。陈会仕站在一旁，越看越气愤，旧恨新仇涌上了心头，他紧锁的浓眉陡然展开，双眼怒视着三银头，他黝黑的膀背肌肉暴起，紧攥两个大拳头，虎眈眈地站在街旁，真想扑上去揍他一顿。

正当陈会仕怒火烧心的时候，三银头却向他走来了。原来他身旁摆着两筐茄子，是崔庄崔大娘的。三银头把茄子翻的满地滚，崔大娘忙去收拾，三银头照她身上打了三棍，崔大娘咬牙切齿，怒不可遏，甩开了胳膊，照着三银头的脸上狠狠接了一巴掌。三银头推倒了崔大娘，扬起文明棍正要向

崔大娘的头上猛击时，陈会仕一个箭步跨上去，一手夺下文明棍，一手抓住三银头的衣领，向身后一拉，把三银头弄个嘴啃泥。这时，陈会仕把心一横，挥起粗壮的手臂，心里想，骑上老虎脖子，就不怕老虎咬，打你这个狗东西。于是，铁拳头重重地落在三银头的身上。这家伙象捆缚起来的肥猪，在地上唉哟唉哟直叫。

顿时，街上人群大乱，崔大娘随着人群逃出魔掌。陈会仕正在痛打三银头，这时从混乱的人群中急急忙忙走出一个人来，拉住他就跑，立刻把他藏了起来。卓家的匪兵赶来搜查，扑了个空。

急救陈会仕的就是朱保义。陈会仕在朱保义小店的后套屋里蹲了大半天。当天天黑，朱保义送给他点盘费，劝他远走高飞。陈会仕连夜离开了家乡，奔走淮南，上山砍草为生，一连三年没有回家。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会仕听说家乡来了共产党，三银头逃往南京，他才从淮南回家。

这天，陈会仕回到家里，就找到了朱保义。旧友重逢，分外亲切，两人谈笑风生，一直啦到傍黑。朱保义摆上四碟小菜，打上半斤老烧酒，款待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两人一面饮酒，一面谈论开了。

朱保义问道：“你看是咱穷人的力量大，还是卓家老财们的力量大？”

“这话还用问，当然是咱们穷人的力量大喽！”陈会仕明快地回答。

朱保义小声地告诉他：“现在局势大变，咱穷人翻身的日子快来到了！”

陈会仕把筷子一放，扑闪着双眼，脸露笑意问道：“你

说这话是真的吗？”

朱保义果断地说：“当然是真的，别看卓家楼房多，说不定那一天就要连根掘掉！”

陈会仕惊喜地伸过头来，轻声问道：“朱大哥，你给我说一句实话，你可是这个？！”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个“八”字。

朱保义警觉地向窗外望了一眼，摇摇头说：“别谈这个，咱们先吃饭吧。”

饭后，朱保义叫儿子良洪看着门面，拉着陈会仕走进后套屋，先给他倒上一杯茶，两人坐了下来。朱保义心想，这位纯朴刚强的阶级兄弟，只要帮助他提高了阶级觉悟，就能够勇敢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来。他打量着陈会仕渴望回答的面容，惊喜地说：“这几年，咱这里变化可大啦！自从日本鬼子占领了县城以后，新四军、八路军就跟着打过来了，在咱这一片地方创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咱们卓圩周围到处都有游击队活动，老百姓可高兴啦！”

“朱大哥，这几年没见，你也大变啦。听你说的这些话，你也是共产党？”陈会仕轻声地问道。

朱保义转到门口，听听街道静悄悄的，又回到套间坐下来，身子倾向陈会仕，轻声畅叙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

朱保义老家在朱后台子，年幼时家境倒还宽裕。后来，卓家硬讹他家几亩地，保义的老爷不服气，就去打官司。官司打到县官那里，因为没有文化，光请人写状纸，就卖掉了三亩地。官司越打花钱越多，到后来官司没打赢，却把他老爷活活气死了。保义的父亲，见儿子长得聪明伶俐，便把儿子送进了私塾去读书。那时读一年私塾，要缴两石多粮食的

学费。由于家中负债过多，没读三年，家里穷得连三间宅基地都卖光了。保义的父亲被迫带领一家人，在卓圩外搭两间草屋，租种了卓家的几亩薄地，又做了点小生意，叫保义的大哥到北乡贩黑碗来卖，叫保义挑个旱烟挑子遛乡，就这样苦受苦熬了十多年。

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占领了县城。这年秋天，朱保义的大哥推着土车子上睢宁贩黑碗，半路上碰到日本鬼子开往卓圩来的汽车。保义的大哥推车下了大路，拐弯向小路跑去。鬼子连打两枪，子弹从他的腹中穿过。在荒草野湖中，他跑了一里半路，没到庄上，就悲惨死去了。

阶级仇未报，民族恨又生。朱保义挑着旱烟挑子，走村串户，心里想着，究竟啥时才能报仇雪恨呀！

一天，他走到大李集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一位陌生的年轻人走来，要尝尝旱烟的味道。他一面吸烟，一面同朱保义唠呱，打这天起，朱保义就结识了这位新朋友。每当他挑着旱烟挑走到这个村里，这位年轻人总是热情地迎上来，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朱保义越听越入神，句句牢记心里。

这位年轻人叫陈贯勇，他跟随新四军到大李集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了解了朱保义的心思和身世后，觉得是个好苗子，就动员他参加革命，串连卓圩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并同卓家投降日寇的恶霸地主展开斗争。有天傍晚，陈贯勇把朱保义送出村子，拉他到腊条棵里蹲下来，先给他讲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又给他讲毛主席领导的井冈山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还给他讲了个革命故事：

有天在大别山里，白匪追赶我七名游击队员，追到一条



河边上，河水湍急，无法泅渡，白匪很快追上来了。正在这危急时刻，河岸出现一位老大娘，叫游击队员进入她的窝棚。窝棚地下有个很深的地洞，游击队员进去了，老大娘抱草覆盖住洞口，然后独自坐在门前。白匪赶来找不到一个人，失望地滚走了。这七位游击队员顺着老大娘指点的道路，走到了一个大地主的庄园，在那里当上了长工。一年后，他们把那里的长工和佃户们组织起来了，夺取了地主家的武装，斗倒了那个大地主，分了大地主的田，……

朱保义讲完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陈会仕笑容满面，扑闪着兴奋的眼神，说：“朱大哥，只要你跟共产党接上头，你就带着咱们干吧，准也能把卓家这个汉奸地主打倒！”

“干是要干的，往后可要讲究个干法。”朱保义说：“咱们现在要干，就是干革命。”

“革命！”陈会仕不理解地问道：“什么叫干革命？”

“你没听说过吗？我是跟共产党学来的。”朱保义仔细解释说：“干革命，就要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目光要远大，心胸要开阔。咱们不光是要打倒卓家地主，还要拿起枪杆子，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只有打倒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咱们穷人才能得到解放。”朱保义沉思一会，意味深长地说：“要干好革命也是不容易的，首先就得要好好学习革命的道理！”

陈会仕听了，想了想，说：“革命，这里头的学问还怪深呢。过去俺不懂革命，光知道跟卓家地主拚就是了。”朱保义开导说：“你揍了三银头，当时大快人心，可是他还是派人到处抓你。咱们穷人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穷人都组织起来，推翻地主阶级官僚

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把卓家这个大地主打倒。”

陈会仕一拍大腿说：“朱大哥，你说的句句是实话，人多力量大，神鬼都不怕，我回去找着穷兄弟好好干革命。”

朱保义笑着说：“你这个火暴性子，我是知道的，你可不能急躁。卓家地主势力还不小，受他压迫的穷苦人，还不能很快就发动起来。咱们要细心地去串连，去发动才行。”朱保义具体交待他：“你回到南陈庄，先找那些苦大仇深的老佃户、老贫农。给他们讲革命和抗日的道理，宣传毛主席是咱们穷人的大救星，共产党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新四军、八路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然后，秘密地把他们组织起来，寻找时机夺取汉奸卓家地主的武器。到那时，手中有了枪杆子，跟着共产党好好同卓家这个汉奸地主斗到底吧。”

朱保义的一席话，把陈会仕说得心潮起伏，象淮河的波浪，增强了斗志，他用一只大手挠着后脑勺，笑嘻嘻地说：“俺是个大老粗，不识字，打这往后，俺听你的，你咋说，俺咋干。”

朱保义又嘱咐他：“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我的公开身份是开商店，做小生意的。我现在只能同你个人保持联系，往后到我这里来，可要特别注意啊！”

陈会仕坚定地回答：“你的话我都记清啦，你就放心吧。”

……

天黑了，朱保义送陈会仕走出店门，迎面吹来一阵温暖的春风。春风吹拂着淮北大地，也吹进了穷人的心窝。抬头仰望夜空，北斗星光闪闪。朱保义高兴地看到，陈会仕迈开大步，劲抖抖地走向前去。

四 三银头甘当汉奸 游击队痛歼日寇

一九四〇年春天，新四军在江苏、安徽之间的淮河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毛主席为增援新四军在淮北、皖东和苏北的抗日斗争，从华北调遣八路军两万余人南下，到达江苏北部。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支持下，很快成立了皖东北抗日民主专员公署，接着在泗县、灵璧、睢宁地区建立了泗灵睢抗日民主县政府。各级地方政权，遵照毛主席发出的“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胜利”的伟大号召，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许多受尽卓家剥削和压榨的佃户和长工们，纷纷参加游击队，拿起枪杆子，在卓圩一带开展游击战，不断打击日伪匪军。

地处泗、灵、睢交界处的封建堡垒卓家圩的头目三银头，看到周围的穷人们腰杆子硬了，头也抬起来了，拿起枪杆抗日了，而他吓得屁滚尿流，慌慌张张逃去南京。三银头在南京看到日本鬼子气势汹汹，心里又得意起来，觉得日本鬼子确实是个靠山，便急不可待地写信给他的侄子卓少全，叫他赶快投靠日本鬼子，好保住自己的万贯家财。其实，卓少全也早就跟日寇勾搭上了。日寇大扫荡，到处烧杀淫掠，却没有损过卓家一根毫毛。卓少全接到三银头的旨令，真是不谋而合。卓少全指使总管家把埋在地里的洋钱扒出来，作为巴

结鬼子的供奉礼。白花花的洋钱成骡车向县城里送，据说送给了一个叫松井的鬼子军官。究竟送多少，谁也不知道。有一次路上翻了车，赶车的长工看见这一车就有两万多块。卓少全这一手的确有效，不久，日本鬼子通过伪县政府下令，放他当了桃园区的伪区长。卓少全的二百多名常备队也变成了鬼变子，农民叫他做二窝鬼子。

卓少全凭借日寇的势力，霸占卓圩一方，常常带领一群黄狗，下乡给日寇催粮要款。乡里人一见他那长长的个子，前额下横着一对恶眉毛，左肩低，右肩高，走路立着右肩，歪头斜眼看人，都远远地走开了。这家伙投靠到日本鬼子怀抱，毫不知耻，反以为荣，成了十足的汉奸卖国贼。卓家圩变成了日寇据点，日本鬼子从县城到卓圩往来频繁。

朱保义在卓圩东门外开的小商店，就成为新四军游击队的联络站。朱保义同圩内的长工和佣人血肉相连，随时打听日寇和卓家汉奸的活动情况。一天上午，朱保义正在打扫柜台，忽见街上走过一个身穿乳白色纺绸便衣、头戴洋草帽的中年人，这个人走到圩门外的桥头上站住了。一个匪兵慌忙向圩内跑去。不一会，卓少全立肩歪头跑到圩门口，惊喜若狂地叫道：“稀客，稀客！想不到你来得这么快。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这个中年人摘掉头上的洋草帽，点点头，笑笑说：“愚兄奉皇军之命，特到贵府登门拜访。”“不敢，不敢！”卓少全拉着他的胳膊，肩并肩向圩内走去。

这个中年人是谁？卓少全为什么这样对这个人卑躬屈膝？这引起朱保义的警觉，他密切注视着卓圩内敌人的活动。当天下午，帮卓家端茶送饭的佣人张玉保，偷偷溜出圩门。朱保义看到张玉保走来，就热情地招呼他来店里坐坐。张玉保

跨进店门，怨声怨气地说：“这阵子可忙坏啦，卓家来了贵客，酒肉鸦片烟，闹腾了大半天。”

朱保义笑着问道：“是送礼的，还是来接亲的？”

“不是，不是！”张玉保摇摇头说：“是城里来的翻译官，听说姓年。”

朱保义故作不知地问道：“他怎么和卓少全混熟的？”

张玉保答道：“他俩是老朋友喽，卓少全干区长，就是他帮的忙。这回来可高待他哩，两个人睡在床上，吸了半天鸦片烟。”

朱保义给张玉保装了一袋旱烟，问道：“他怎么不跟着鬼子，自己来干什么？”

张玉保吸了一口烟，神秘地说：“我去送茶时，听那个翻译官说，他是先来同区长联络的。还说，要跟皇军合作，搞什么‘曲线救国’。恐怕鬼子也快来安据点啦。”

“别瞎扯，有卓少全在，鬼子来干啥？”

“是真的。我去送饭时，卓少全喝醉了，哼哼叽叽地说，要杀猪宰羊，款待皇军。那个翻译官也说，等皇军一到，就四面出击，八方扫荡，卓少全听了喜得仰面朝天。”

朱保义接着问道：“可听说哪天来呀？”

“圩子里正在搬箱倒柜，打扫房屋，看样子三两天就要到的。”

朱保义脑子转了转，担心地对张玉保说：“鬼子来到后，你可要注意呀，他们的洋狗会把你的腿咬烂。”张玉保长叹一口气：“我要有一线之路，也不在这个鬼窟里活受了。”

张玉保走后，朱保义心里琢磨着：“这是个很重要的情况，一定要赶快向上级报告。”他叫儿子良洪看守门面，自

已挑起了旱烟挑子，装做遛乡的模样，直奔东南而去。走了二十余里，天已经黑了。在预定碰头的地方，见到了联络员老陈，给他汇报了刚刚听到的消息。老陈听完汇报，问道：

“消息可靠吗？”朱保义说：“很可靠，是卓家佣人无意讲出来的。他很老实，同我的关系较好，不会讲假话。”

老陈满意地点点头，并鼓励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是我们在卓圩里的一双明亮的眼睛。对于我们准确地掌握敌情，有力打击敌人，非常有利。今后要绝对保守秘密，切实掌握卓圩日伪的一切活动情况，为彻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立功。”

这时，祖父被卓家讹诈而死，哥哥被日寇打死的惨景，又浮现在朱保义的眼前，他坚定而自信地说：“坚决听从党的指示，不铲除日伪匪帮死不瞑目。”他看看漆黑的夜空说：“天已经很晚了，我要赶快回去，再详细摸摸敌情。”

“你等一等！”老陈用力握住了他的手，热忱地说：“党组织已答应了你的要求，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今天起，你就是共产党员了。”

顿时，一股幸福的暖流渗透了他浑身的血液，他的心窝在噎噎地跳动着，眼睛里流出了激动的泪水。他举起手臂向党宣誓：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革命到底不回头，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老陈送走朱保义，立即找到游击队大队长，向他作了详细汇报。大队长派人又进一步作了周密的侦察，弄清了日寇从睢宁县城到卓圩来的路线。于是，决定提前进入卓圩东北角三里远的魏洼村。

农历七月初三，火辣辣的太阳烤着大地。从那漫无边际

的青纱帐里奔出一支游击健儿，迅速进入了魏洼村。一进村，他们就严密封锁，禁止行人外出。三百多名游击队员都隐蔽在圩沟里面，四挺机关枪架在圩门两侧，枪口对准村前的大路。还有五十多名手持大刀的战斗士伏在圩沟底下。爬在大树上的几个队员，全神贯注地向远方了望，细心观察着一切动静。

上午十时光景，忽然传来了呜呜的汽车声。大树上的队员向东北方向一看：三辆汽车扬起滚滚的烟尘，正朝卓圩方向开来。他们从树上跳下来，大呼一声：“鬼子来了，准备战斗！”

游击健儿个个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有的钻进了灌木丛中，有的趴在圩沟底下，火红的太阳晒得浑身出火，烤得钢枪滚热烫人，蚂蚁、黑壳虫咬人皮肉又痛又痒，但他们一动也不动，双手紧握武器，目不转睛地盯着村前的公路。

汽车鸣叫声越来越响了，队员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三辆汽车上坐满了鬼子兵，眼看汽车开到了村前。

“大队长，打吧！”机枪手紧扣住扳机问。

“沉住气，靠近点！”大队长眼盯着汽车，向队员们摆一摆手。

汽车开到离村只有半华里的公路上停住了。鬼子兵咿哩哇啦一个个跳下车，手里提着大盖子枪，枪头上闪动着明晃晃的刺刀，直向魏洼村走来。

一百米，

五十米，

三十米，

……

走在最前面的鬼子兵已进入了最有效的射击圈内。一个个队员的心几乎要跳了出来，手指紧紧扣住了扳机，只等大队长一声令下。

这时，大队长愤怒地扬起了胳膊，猛吸了一口气，“打”字还没呼出来，他又轻轻地放下了拳头。

原来鬼子走到村前大水塘旁边，见塘水清彻见底，有的忙着拍打身上的尘土，象一群鸭子栽进塘里洗澡去了。塘边还有一块西瓜地，没去洗澡的鬼子，就跑到地里去抱大西瓜。只见大塘上下，象一窝猪嚎叫着，嬉笑着，打闹着……

祖国的大好河山，人民的劳动果实，岂能容忍这般野兽糟蹋。这时，大队长再次挥起拳头，高呼一声：“打！”

“噔噔噔！噔噔噔！轰隆！轰隆！……”机关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象雷暴雨一般倾泻到大塘上下。刹那间，鬼子们血肉横飞，尸体狼藉。有的龇牙咧嘴，鼻歪眼斜；有的屁股朝天，头插泥里；有的怀抱西瓜，啃啃地皮；没死的鬼子也都晕头转向，拚命向四处逃散。

这时，五十多名手持大刀的战斗，一齐突出圩墙，亮闪闪的大刀片，在鬼子们的头上横飞直舞，不少鬼子兵脑袋就象西瓜一样乱滚。

经过二十分钟激战，一百二十多个日本鬼子，只剩下三个活着的，连滚带爬，钻进了秫秫棵里；大刀手们又追进秫秫棵里砍倒了两个，只有一个鬼子漏掉了，他直向东北方向逃去。

一场漂亮的战斗结束了，大队长笑着对战士们说：“就让那家伙跑吧，叫他回去报丧去，好叫他的天皇知道我们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游击队员看着那个狼狈逃窜的鬼子，



发出了一阵阵胜利的笑声。

鬼子开来的三辆汽车，在熊熊的烈火中，变成了三堆废铁。……

其实，那个鬼子兵并没有逃出人民的天罗地网。当战斗打响时，卓家的佃户和长工们无不兴高采烈，都想上去逮个活的。一个彪形大汉在秫棵里看到那个鬼子向东北方向逃跑，他从背后猛扑上去，抱住鬼子，把枪夺了下来。这个彪形大汉是卓家的佃户邢明瑞。邢明瑞夺来一支枪，佃户和长工们都非常高兴。但是没过几天，一场大祸就降到了他的头上。伪区长卓少全勾结鬼子的阴谋没有得逞，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就想在邢明瑞身上煞气，他指使几个伪兵向邢明瑞要枪。邢明瑞遭受一顿毒打，仍然没有把枪交出来。后来，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扛着那支乌黑闪亮的大盖子枪，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队伍。

五 狗汉奸杀我干部 短枪队智毙凶手

魏洼歼灭战，痛击了日寇，也使卓少全勾结日本鬼子独霸一方的美梦破产了。国民党区长卓凤古却在日寇面前摇头摆尾，想吃掉卓少全的势力，扩张自己的山头。卓少全知道了，就收买了卓凤古的干儿子，把他杀掉了。

当时，卓圩西北七里远的大车头圩子，驻着国民党睢宁县政府，国民党县长听说卓少全杀了卓凤古，大为吃惊，非常恼火。心想：卓少全能杀区长，说不定哪天要害到我县长的头上。于是他到高楼找国民党三十三师师长，说，你要逮住卓少全，要钱有钱，要粮有粮。国民党师长也早想大捞一把，便派兵把卓少全抓到高楼，要卓家送粮给钱。从那天起，卓家的大小车辆直往高楼送粮、送枪、送银元、送鸦片。国民党师长的腰包装鼓了，仓库堆满了，也就把卓少全拉到高楼的东门外枪毙了。

卓少全死后不久，他的叔爷三银头在南京气恼成疾，得了“中风不语症”，也一命呜呼了。三银头孝子卓代民搬尸回家，厚礼殡葬。从此，卓代民就成为卓家的头面人物了。

卓代民长个鹰鼻子，脸象长条刀，说话阴阳怪气的，也是个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的坏家伙。他看到卓家的匪徒大部

分被游击队收拾了，恐怕家产难保，就屈膝拜倒在国民党县长的门下，请求他们派兵保护卓圩。顽县长早已看中卓圩这块肥肉，就派王宜文、孙家召两个保安团，约一千三百余人开进了卓圩。这一大批顽兵盘踞卓圩，大肆抢劫淫掠。有的农民正在磨面时，他们把磨眼里的粮食都要掏走，甚至连葫芦里装的小种粮也都抢去。周围村庄被他们糟蹋得十室九空，严重破产，鸡猫狗种都绝了迹。群众十分愤恨，说：“保安队，保安队，黑夜抢人白天睡。”都称他们是雁过拔毛的“刮民党”，或者勾起手指头，叫他们是“九路军”，就是土匪的意思。

王、孙保安团为了顽固推行蒋介石防共、限共和反共政策，对抗日军民实行血腥镇压。他们在卓圩东大汪南边设下杀人场，残害了许多民兵、基层干部和游击队员。他们向卓圩东部和南部解放区大肆进犯，制造了一连串的反共事件，龙头山事件就是其中之一。王、孙保安团偷袭我抗日区政府，打死我区长金崇德，还把乡长王贯军和民兵队长张家成带到卓圩。

这天晌午，秋风冷嗖嗖的，天空雾蒙蒙的。数百名佃户和长工的脸色阴沉沉的，他们在顽匪的逼迫下走向杀人场地。人群中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不时用衣袖抹掉脸上的泪水，他就是卓家的老长工王永才。他从淮南逃荒回来，在路上心想，我拿什么东西去见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呢？他摸摸身上仅有的三个铜钱，买了五个梨子带回家，然而没料到母亲已经死去十二天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精神打击！过去，就是卓家财主逼得他母子分离，现在，卓家财主杀人又逼他去看，怎能不叫他悲愤满腔呢？

佃户和长工们站在场地的周围，看着我乡长王贯军和民兵队长张家成两同志昂首挺胸走来，心情更为愤恨。两位革命干部向周围的人群环视，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卓家恶霸地主！”嘹亮的呼声震动着每个佃户和长工们的心，他们擦干了眼泪，睁大眼睛看着这两位视死如归的英雄。他们从英雄身上受到鼓舞，看到了革命事业必定胜利。

王、孙两个坏家伙见此情景，急得团团转，他们企图以惨杀革命者来威吓佃户和长工的阴谋破产了，就丧心病狂地命令刽子手立即动刀。这时，从顽匪中跳出两个凶手，一个叫黄秃子，一个叫蔡黑子，他俩肚里灌满了酒，脸上充满了血，用凶恶的目光向周围人群扫射着。佃户和长工们一见这两只吃人的野兽，都暗暗咒骂，转脸闭目，不忍心看他们残杀革命干部。

黄秃子甩掉手中的半截纸烟，杀气腾腾，在王贯军身旁转了一圈，故意将屠刀对着鞋底磨了又磨，以威胁王贯军。但王贯军更加怒气满面，咬牙切齿地骂道，你这个狗东西，人民一定要惩罚你。黄秃子气急败坏，发出野兽般的吼叫，凶惨地杀害了王贯军。民兵队长张家成看见自己的战友倒下去了，连连高呼口号，怒骂顽匪，最后也牺牲在蔡黑子的刺刀底下，倒在血泊里。

杀人场上鲜血淋漓，长工和佃户们个个无比悲愤，为殉难的革命者流下了热泪。但是，王、孙二头目仍不满足，竟用屠刀剖开王贯军和张家成的胸口，掏出了血淋淋的心肝，用沾满鲜血的手帕包起来，提到卓家大院子里。在卓家的厨房做成了酒肴，卓家地主的堂屋开了人肉的筵席！

目睹这一暴行的群众，强烈要求抗日民主政府惩办这群恶魔。我泗灵睢县政府依靠广大革命群众，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坚决打击卓家地主和王、孙二保安团的反共嚣张气焰。

这是秋天的一个集日，太阳爬上两竿来高，卓圩东小街的人群已熙熙攘攘了。朱保义小店里挤满了顾客，后面套间里还坐着几位东乡来“客”。斜对门的小饭馆里的生意也显得比往常兴隆，饭店主人是朱保义的老相识钱凤洲。这天，陈贯勇带来的二十多名短枪队员，化装成乡下赶集的，分布在小商店和小饭馆的内外，有的在街道旁买卖东西，有的在商店里喝茶抽烟，有的在饭馆里喝酒吃饭，专意等待时机，惩罚反共凶手。在短枪队进入街道的时候，由副县长带领的几十名游击队员，隐蔽在街东湖一里远的南北沟里，以便接应执行任务的短枪队员。

快到晌午时分，圩子里冒出来十多个顽匪，好象夜里抢人还没有睡醒似的，斜披衣服，歪戴帽子，打着呵欠，伸着懒腰，摇摇晃晃向街里走来。黄秃子和蔡黑子，夹在顽匪中间，嘴里咕噜咕噜的，好象不三不四地骂着什么。

“看，‘九路军’来了！”赶集的人勾起食指，用警惕不安的眼神互相传告着，便忙着藏钱收货，以防他们抢去。

“闪开！闪开！”走在前面的那个家伙，手端大枪，圆瞪贼眼，高声破嗓地嚎叫着。

顽匪们走到钱凤洲的小饭馆门口，一股酒肉香味扑鼻而来。

“副官，上饭馆坐坐。”黄秃子闻到酒香，双手拉住大个子副官。那个大个子副官呶呶嘴，叫顽匪们散开警戒，就

跟着黄秃子和蔡黑子的屁股后头，一头钻进了小饭馆。

正在吃酒的几个短枪队员，轻蔑地瞥了他们一眼，继续相互劝酒。大个子副官转动着眼珠子，扫视一下这几个乡下人，就把屁股一歪，跨到另一张桌边上。

这时，在街里巡视的短枪队员们，两个盯住了一个，专等陈贯勇发出暗号，一齐动手。

大个子副官坐下后，就吩咐黄秃子去打酒，叫蔡黑子去点菜。

黄秃子穿过街道，闯进朱保义小店，厉声地说：“快快！打二斤老烧。”朱保义陪笑说：“是，是，就打，就打。”他装满了两瓶酒，递给了黄秃子，脸转向后套屋里递了个眼色。

“就是他，跟住！”陈贯勇推一下身旁的短枪队员。

短枪队员几步跨到街上，一把拉住黄秃子，问道：“你打酒怎么不给钱？”黄秃子一睁眼：“老子赊帐。”

“不准动！”短枪队员一手抓住他的胳膊，一手迅速拔出盒子枪。黄秃子怪喊一声：“游击队……”没等他一句话喊完，啪地一声响，秃脑瓜开了花，倒在大街上。

饭馆里的大个子副官听到枪声，急忙站起来，喝令蔡黑子快出去看看。蔡黑子手提短枪，转身向门外跑来，当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几名短枪队员一齐拔出了盒子枪，又是啪地一声，蔡黑子应声倒在大门旁。大个子副官身上没有带枪，见此情景，吓得一声尖叫：“我的娘呀！”一头钻进大桌子底下，浑身直打哆嗦，瘫痪成一堆肉泥，短枪队员严厉警告他：“今天饶了你的狗命，回去对王、孙两头目说，再进行反共活动，杀害我抗日军民，定要你们的脑袋！”



街道里的七、八个顽兵，听到两声枪响，都吓得呆住了，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乌黑的短枪口顶住了胸口和背后，一个个双手举起了大枪，跪在地下，连声哀求道：“饶命呀，饶命！”

短枪队员们夺了枪，带着缴获的八支大枪和两支短枪，迅速撤出街道，和东边沟里的游击队员们胜利会合了。

跪在街上的顽匪，抬头看看短枪队员都离去了，才从地下爬起来，拚命向圩子里跑去，边跑边叫着：“游击队来啦，游击队来啦！——”

王、孙两个坏家伙命令号兵吹紧急集合号，带领大批顽匪冲出圩门。他们进入街道到处找不到一个短枪队员，只在饭馆里找到那个大个子副官，问他共军到哪里去了，大个子副官从桌子底下伸出头来，用手向东指了指，说：“刚跑走，赶快追！”

于是，一群顽匪猫着腰向东边追去。这时，东边大沟里步枪和机关枪一齐响起，一阵密集的子弹在天空中啾啾地嘶叫着。顽匪们象掉了魂似的慌忙跌倒，再也不敢前进一步了。一阵激烈的枪声过后，我副县长用宏亮的嗓门向顽匪们喊话：

“王、孙二匪团，你们注意！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警告你们，破坏抗日救国，杀害抗日军民，黄、蔡凶手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

顽匪们没有一个再敢放枪了，好似夹着尾巴的狗，灰溜溜地缩了回去。

六 陈会仕走村串户 夺枪支大显威风

短枪队处决两个反共凶手的消息，一阵风似地传开了。人们听了这桩惊人的大喜事，心里乐滋滋的，脸上笑咪咪的。三个一堆，五个一群，纷纷议论说：“你看咱们老百姓的队伍，个个都是打仁携俩的英雄汉，一眨眼就干倒两个坏蛋！”

“那天枪一响，保安队都吓得腿肚子转了筋，这群假抗日、真反共的家伙，没有好下场！”

那阵子议论最热烈的要数南陈庄，南陈庄最活跃的要数陈会仕。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兴奋的光彩，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激励着他，鼓舞着他，使他心急手痒。要是手里有杆枪，摸到卓圩去，撂倒几个反共家伙，那是痛快不过的事了。他自从接受了党的地下工作者朱保义的教育后，就积极串连一班子穷兄弟，想把革命队伍组织起来。他每天黑夜东奔西走，访亲戚，串朋友。他先在本庄上找陈会书、丁胜德等佃户们，见面就要问，“你想得怎么样啦？伸开头跟着共产党干吧。”后来，他又串连姚庄姚永忠、打铁王庄王文秀、张庄张继松等几十名长工和佃户们，不管见了谁的面，都要先问这句话：“你想的怎么样啦？”伸开头跟着共产党干吧。”这些受尽苦难的穷兄弟，谁个不想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呢，都亲热地回答老陈说：“你要跟共产党联系上了，

有了领导，咱们就一起干。”陈会仕拍着大腿说：“这个事，你们放心吧，我包下来了！”

陈会仕带着大家的要求，兴致勃勃地挑着几捆劈柴，到卓圩集上卖掉后，装做买油盐的样子走进了朱保义的小商店，看到店里没有外人，他一把拉住朱保义走进后套屋，低声说：“大伙都要干了，你看成不成？”

“这是个大事，咱们要认真谈谈。”朱保义走出来叫儿子良洪看守门面，又警惕地向街道寻视一番，见没人注意，又回到套屋里，坐下来沉思片刻，然后轻声说：“日本鬼子快被我们打败了。根据掌握的情况，王、孙二顽匪明靠蒋介石，暗投日本，是卓家凶恶的看家狗。上级指示要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配合正规军消灭这群顽匪。”

陈会仕听到这里，一股按捺不住的革命激情油然而生，扑闪着兴奋的眼神，问道：“咱们究竟怎么干？你说说看。”

朱保义接着说：“现在王、孙二顽匪已经很孤立，你串联的群众已经提高了觉悟，有了革命的要求，要公开起来干也是时候了。咱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杆子，才能打江山，夺政权，没有枪就寸步难行啊。”

“朱大哥，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做梦都想的是枪。”他紧紧握住朱保义的手说：“你跟咱们的新四军说说，叫他们发给咱们一些枪，好打那个王八孙子！”

朱保义笑笑说：“只要咱们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新四军是会支持咱们的。但是，新四军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咱们不能靠新四军给枪，主要是向敌人夺枪。”朱保义停了一会，激励他说：“卓圩里的枪多得很，你有没有胆

量从敌人手里夺几支枪来?!”

陈会仕紧紧攥住两个拳头，怒气冲冲地说：“没有胆，也不敢伸开脖子干革命。你看我敢不敢夺几支枪?!”要是不夺到枪，俺就没脸来见你!”

朱保义伸手握住他的拳头，说：“你胆大火暴，我很佩服，干革命，就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但是敌人是很狡猾的，咱们要用智取胜，千万不能冒失。你回去后，再叫大家动动脑筋，想想点子，一定能干出个名堂来。”

陈会仕转怒为喜地说：“我都懂哩，往后还要靠你多指教。”他又详细地说了自己的想法，看朱保义很满意；才假装买点油盐，离开了商店。

七天以后，在一个月黑头的阴天深夜里，大姚庄门前的大苇汪边上，不时有人走来，很快会集了一大片，大家头对头的轻声低语。陈会仕倾耳听听周围没有一点动静，几步跨到人群中间，稍放高了嗓门，说：“今个夜里来的，大约说，都是伸开脖子的；脖子伸开了，就不怕掉头。王八孙子坏透了，小刀条脸也太狠毒，咱们喝的苦水无边无涯，到哪天为终?!”不如跟他们拚了。”

佃户姚永奇插上说：“会仕，你说的对，小刀条脸比三银头还坏，不宰了这个汉奸恶霸，咱们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哩!”

长工陈会乐接着说：“他勾引那么多的吸血鬼来，把咱这一片庄上人的血都吸干了，由着他们吸死，不如跟他们拚死。”

“对，对！在这人吃人的世道，咱们实在活不下去了，赶快起来拚吧。”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

陈会仕想起朱保义讲的革命道理，对大家说：“咱们这次

拚，就是要跟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干革命，这里头的学问可深哩，要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会了这门学问，就能推翻压在咱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咱们穷人要永远过好日子哩！”

“你说说，咱们怎么干？”许多穷兄弟问道。

陈会仕挥舞着刚劲有力的拳头，说：“干革命要讲团结。过去咱们是一盘散沙，汉奸恶霸地主想咋摆弄就咋摆弄。咱们把大家都活动起来，一条心，一股劲，人多势众，就敢同汉奸恶霸地主斗争。”他想了一会，激励大家说：“咱们要团结起来闹革命，要夺汉奸恶霸地主手里的枪，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

大家听了，顿时气氛紧张起来。姚永奇、陈会乐、万贤英、王文秀都抢着说：“咱们来开会，就是不怕死，只要你能上山逮老虎，俺们就敢下海捉蛟龙！”

“来！咱们大家来定计。”陈会仕和大家凑得紧紧的，你说这个计策好，他说那个智谋高，你一言，我一语，这个会一直开到鸡叫二遍，大家才兴冲冲地回到了各个村里。

又过了七天，一群手推车子缴租粮的佃户和长工们，摆开一字长蛇阵，从大李集向卓圩赶来。车子上装满鼓鼓的粮食口袋，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

“快走，快走！”卓家的二管家手提盒子枪，跟在后面不住地喝喊着。他屁股后面的两个家兵，斜挎着大枪，没精打采地向前走着。

路上，陈会仕一面向前推车，一面不时勾头向后瞧着，那三个家伙的三支长短枪却叫他眼馋手痒，老是没有找到下手的好机会，真急死人哪！

走着，走着，走到一座小桥上。陈会仕向前看一眼，离

卓圩只有十多里路了，再不下手夺枪，就白白给卓家汉奸地主送了一趟租粮。这时，他急中生智，立刻摇晃两臂，车子一歪，骨碌一声，两袋粮食滚到了桥底下。

这下子可把那个二管家气坏了。他嗷嗷骂骂，从后边跑上来，手举盒子枪对着陈会仕的头，恶狠狠地点了几下。后面的车子都停住了，大家慌忙围上来，尽给他说好话：“卓先生，你息息怒，千万不能怪罪他，这路也太难走啦。”还有几个人忙着走到桥底下去捞粮食。

二管家放下盒子枪，威吓说：“要不是看在乡亲们的面上，我真要在你的头上退个弹壳。”

陈会仕面对着二管家，把手一扬，嗖的一声，从二管家的身后边飞出了一脚，把他蹬得嘴啃泥。陈会仕立即踩住他的胳膊，迅速把枪抓了过来。两个家兵吓得目瞪口呆，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两支大枪就被推车的人拧掉了。

二管家从地下爬起来，见势不妙，便嘿嘿笑着说：“乡亲们，甭闹着玩了，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这时，姚永奇照着二管家的屁股上狠狠揍了三鞋底，厉声喝道：“谁跟你开玩笑，老老实实跟我们走！”

大家忙收拾车辆，急速转回，连夜赶到根据地，把二管家交给抗日乡政府。

陈会仕夺得了三支长短枪，腰杆硬了，胆子也大了。他们同临乡的游击队配合起来，抗日乡政府又给了他们几支枪，再配上原有的大刀、长矛和两支土打五，便组成了南陈庄民兵排，在抗日乡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卓圩周围打起了游击，不断打击卓家汉奸恶霸地主的反共投降阴谋和小股匪徒的抢劫活动。经过一个时期的战斗锻炼，南陈庄民兵排越战越强。



一个隆冬的黑夜，寒星全被乌云掩盖着，东北风吹得呼呼响，看天色快要下雪了，这正是民兵们活动的好机会。陈会仕带领四十多名民兵，摸到卓圩西南六里地的胡圩，被一个看门的顽匪发觉，问他们是干什么的？陈会仕机警地答说：“我们是卓家派来送公事的。”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个箭步跨到那个顽匪跟前，盒子枪对准了他的脑袋，低声喝道：“甭动，不准喊，喊就打死你！”后面的民兵赶上来，收拾了这个家伙。

陈会仕带十多个民兵迅速跑到顽保长胡侠文住的大院子里，只见后面五间堂屋里还点着灯。

陈会仕从腰里拔出一颗手榴弹，拉断了导火线，扔进了堂屋当门，轰一声巨响，硝烟弥漫，住在两边厢房里的二十多个顽兵吓得鬼哭狼嚎，混乱一团。民兵们堵住大门，大声呼喊：“不准动，动一动就打死你们。”那些家伙一个个举手走了出来，民兵们又缴获了步枪十二支、短枪三把。

活捉二管家，夜袭胡圩敌，陈会仕的民兵们威震卓圩。王、孙两个顽匪头目十分害怕陈会仕。他们下乡抢人，经常被陈会仕的民兵们打得狼狈逃窜。他们分赃不均，发生了争吵，就赌咒说：“谁要是多吞就该死，出门碰上陈会仕。”因此，卓家恶霸地主和王、孙保安团特别憎恨陈会仕，到处张贴布告，扬言“谁逮到陈会仕，过秤赏钱，死的三千洋，活的五千洋。”敌人越恨陈会仕，陈会仕越是伸开脖子干。有共产党、毛主席给指路、撑腰，有强大的八路军、新四军作后盾，他天不怕地不怕，挎起从敌人手里夺来的钢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日日夜夜战斗在敌人的占领区，战斗在卓圩土地上。

七 借证件勇担风险 阶级情淮水深长

地下党员朱保义知道离卓圩解放的日子不远了。他虽然患了肺病，身体愈来愈消瘦，但他那两只深陷的眼睛，好象两团火光，更显得精明强干，充满必胜的信念。他毫不顾惜自己的身体，更加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

朱保义坐在小店里，望着赶集的人们惊恐不安的样子，匆匆忙忙地做点买卖就下集了。忽然，一个农民打扮的中年人走进来，挎着竹篮子，手里提个油瓶，进了门，把油瓶向墙上的木橛子一挂，向朱保义说：“掌柜的，给我打一斤煤油，回来拿。”

朱保义目送这位“农民”走出店门，迅速摘下油瓶，拔掉秫秸秆做的瓶塞子，走进后套屋里。他细心地剥开秫秸皮，里面露出一个细细的小纸卷，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一行小字：

“请设法使王林同志进入卓圩。”看字迹就知道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陈贯勇写的。没多时，王林从街上回来，朱保义故意招呼他来提油瓶，同他讲了几句闲话。见店内没有人，就把他领进后套屋里。经过一番密谈，朱保义知道王林是地方部队派来的，要亲自察看卓圩的工事构筑、火力点分布、兵员部署、暗堡位置等实地情况。最后，王林说：“搞好侦察是我们部队战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我们战之即胜的一条宝

贵经验，希望你尽一切努力，帮助我做好这项工作。”朱保义说：“这也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我一定完成。”

朱保义送走王林，心潮起伏，无比激动，他仿佛看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卓圩人民见到了太阳，得到了解放，获得了自由。想到这些幸福的前景，更使他高度集中精力，反复思索：怎样才能完成党交给的这一重大任务？

“玉保！玉保！”朱保义在凝神沉思之中，忽然看到卓家佣人张玉保，就招呼他到店里来。张玉保到街上想找点针头线脑缝补衣服，听到朱保义的呼唤，加快脚步跨进店门。

自从魏洼打鬼子以后，朱保义经常同玉保接触，同他闲谈，从他口里了解了不少情况，并给他讲些革命道理，提高他的阶级觉悟。张玉保出身贫穷，苦大仇深，恨透卓家地主，对朱保义的话当然是句句入心，逐渐同朱保义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朱保义因受工作职责的限制，不能不特别严肃、谨慎，没有在他面前暴露过自己的身份，心里把他当做一个依靠力量。

张玉保进门就要针要线，朱保义笑着说：“针线有的是，补衣服我在行，你脱下来，我给你补补看。”说着，把他拉到后套屋坐下来，翻看一下他那补丁摞补丁的小褂子，说：“你的褂子烂得不能穿了，还不做件新的？”

“唉——！”张玉保长叹一口气，眼泪丝丝地说：“给卓家干活，你累死了，还要欠他一笔债。长工汤从山上跳板扛粮食，从折子顶上摔下来，腰摔伤了，笆斗摔破了，卓家不但不给他疗伤，还叫他赔偿笆斗，罚了他两块钱。卓家盖房子，硬逼佃户张玉文去挑水和泥。张玉文挑着两只大水桶，一气挑了七挑水，扁担压断了，那个监工的狗腿子，拿起断

扁担劈头盖脸打了他一顿，又叫他赔偿了三块钱。给卓家干活，损坏了工具，还要加价赔偿，你说这是什么理?! 我这些年也都是白给卓家干活，家里人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做件衣服哩!”

朱保义手指他那破烂不堪的小褂子说：“象你这样的十件衣服，也抵不上卓家的一件狗衣服值钱。”

张玉保转悲为怒，气忿忿地说：“卓家公子少爷吃的是鸡鱼肉蛋，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些狗东西真会享乐，他们花好几十块洋钱，从外地买来一只黄鹰，一只哈巴狗，给鹰带上花，给狗穿上衣服，天天上荒山野湖骑马、放鹰、撵狗，玩的是什么‘黄鹰戏狗’。有天硬叫我跟着去看，我没有好腔地回答说，‘这不是俺们玩的东西’。老朱哥，你看看这是什么世道!”

“这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吃人的世道!”朱保义同情地说：“你现在没有办法，先从我店里拿几个钱，扯几尺布，做件衣服吧。”

“这可不行，你本小利窄，平时就刮你不少了，这件破小褂补一补，还能将就穿几天。嗨，熬一天，了一天，算啦。”

“玉保，你可甭这么想，我看出头翻身的日子快到啦。”朱保义俯向他的脸前低声说：“共产党解放了卓圩，你不就好了吗?!”

张玉保高兴地说：“我就盼望着这一天，共产党要是打开了卓圩，那可就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

“解放的日子是快要到了，不过眼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想请你帮帮忙，管不管?”

张玉保说：“只要我能办得到，你尽管说吧。”

朱保义伸手比划一下，暗示请他把在卓圩的出入证掏出来，借用几天。

张玉保看老朱要借出入证，心里有点不安，说：“这证件可借不得，前天有人丢了出入证，被打得半死。要是被他们查出来，不死也得脱层皮，你可甭拿我的头摆施玩。”

朱保义耐心地解释说：“我有个朋友是泥水匠，要到圩里修房子，筑炮楼，来往不方便。你把出入证借给他用几天，用过就还给你。再说，那里的岗哨你都熟识，他们要查问，你就说忘带了，不就混过去了。”

“我不信。”张玉保笑了说：“他们找来的泥水匠，都发出入证，你叫他领一个不就行了，你这里一定有点奥妙！”

“这里是有点奥妙。”朱保义含蓄不露地说：“正是因为有奥妙，……你想想看，我借出入证有啥用？还不是为了穷苦人。”

张玉保在心里猜明了八九分，用手比个“八”字，说：“你可是为了他们？”

朱保义见他已经领悟了，便进一步说：“为了革命能够早胜利，为了咱们穷苦人能够早日翻身得解放！”

张玉保呼地挺身站起，一手插进衣兜里，一手攥紧拳头，严肃的神色，看着朱保义，斩钉截铁地说：“你怎么不给我直说呢？要是为革命，为咱穷苦人，我掉了头也干。”他从衣兜里掏出印有“出入证”字样的长方形的白布块，递到朱保义的手心里。

朱保义内心十分激动，并再三嘱咐他：“千万注意保守秘密，严防发生意外。”张玉保也再三表示说：“你放心好了，出了天大的事都由我担载。”

来朱保义店里接上关系的侦察员王林得到出入证，杂在泥水匠的人群里进入卓圩。他同泥水匠一起干活，那里警戒森严，他就到哪里去干。他仔细地观察了卓圩的内外形势：圩子是仿照睢宁县城修的，周围长三里三，圩墙三丈高，上有六座炮楼，下有十八个暗堡，圩外有沟，沟外有木城，木城外面堆满了树头，树头上还挂有不少铃铛，真是层层设防，守卫森严。王林在圩里干了三天活，把敌人阵地、兵员、武器等重要情况，都搞得一清二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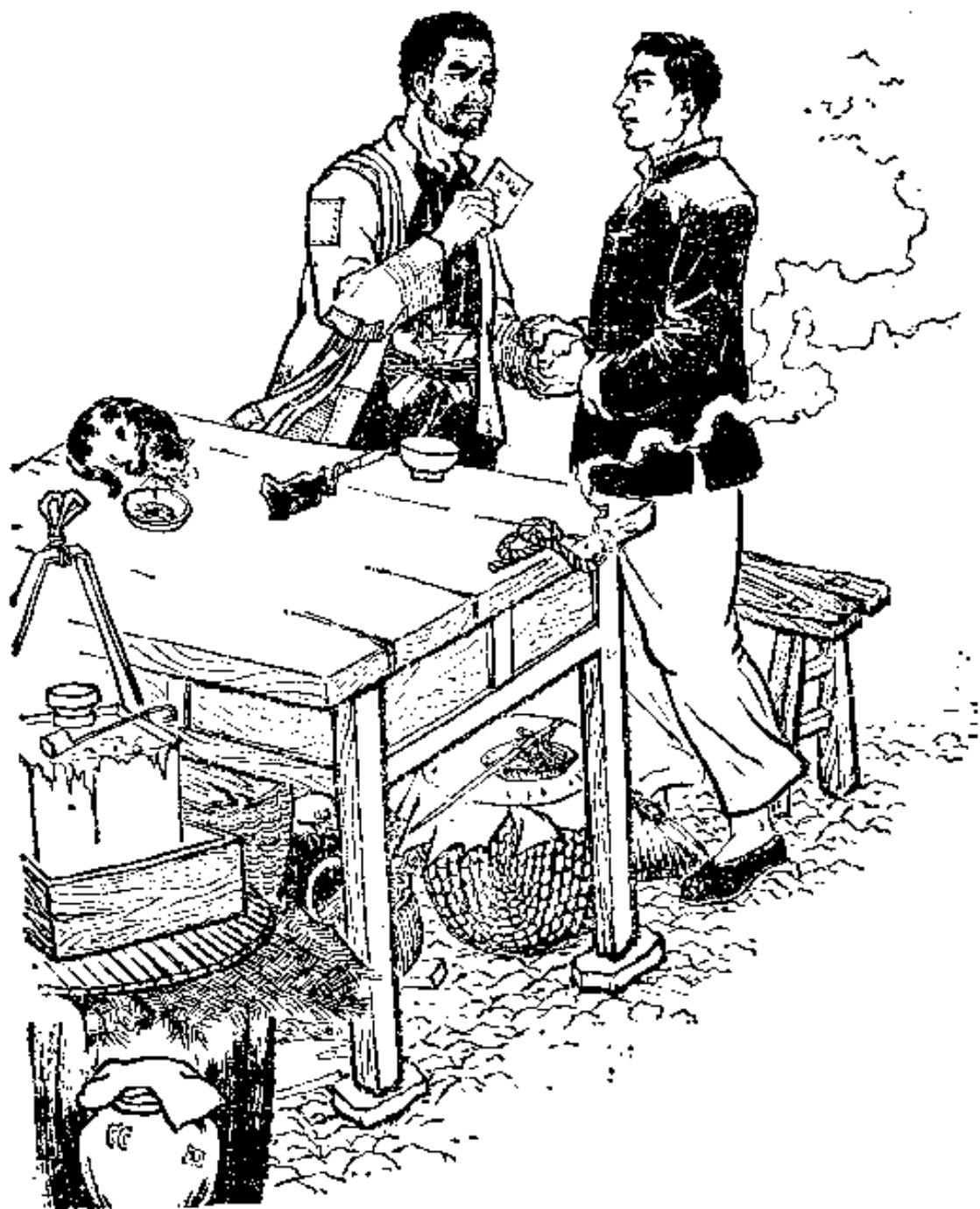
王林摸清了敌情、地形等情况，便走出了圩门，来到朱保义的店里，交还出入证。朱保义以极其轻松、愉快的心情送走王林。但当天下午从圩里传来一个揪人心痛的消息：张玉保挨了一百多棍，遍体鳞伤，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朱保义双眉紧皱，心里不住地琢磨着：“现在出入证在我手里，张玉保要是为此事受刑，我一定要经受住这场风险的考验。”

原来张玉保出进圩门没有出入证，岗哨盘查，他只是笑着说：“整天来回跑腿，你们不认识我啦。”正因为他给卓家跑腿，天天要出出进进，岗哨发生了怀疑，就把他抓了起来。

张玉保四肢被捆绑起来，送进阴森森的公堂里。两个手持大棍的打手，恶狠狠地向他身上毒打。那个大个子副官一只脚踩在凳子上，嚎叫着：“快说！你的出入证交给谁啦，要是再不老实说，我非枪毙你不行。”

“没——有，我——丢——啦——”张玉保咬住牙，忍住痛，断断续续地回答道。

“你老是这句话。”大个子副官暴跳如雷，手指张玉保，说：“今天我要叫你知道厉害。来人哪，把火油拿来，香烛也拿来，烧焦他，燎死他，看他说不说。”



一刹时，几个打手涌进公堂，有的对他头上浇火油，有的点着更香和蜡烛。这时，大个子副官又嚎叫起来：“赶快说，不说就没有你的命了。”

张玉保闻着刺鼻子的油烟味，睁开眼看一看，又闭上眼睛，一句话也不说。

大个子副官垂头丧气地直跺脚，瞪着那个手端火油的打手，大叫一声：“还不给我点火烧！……”

“住手，住手！”雷鸣般的怒吼声，把打手们惊呆了。一个身挎武装带的军官走进来，打手们抬头看看，原来是孙团一营三连连长余洪波。

卓圩里的长工和佃户们认识他，也夸奖他，说：“住那么多的兵，没见过余连长这样的好人。”他手下的兵有的说：“跟余连长出发，甭想发洋财，还不准打骂人。”

余洪波是党组织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打进卓圩的，不久，就得到孙家召的信任和重用。他听说张玉保只是因为丢失出入证而受刑，就理直气壮地走进公堂，立即喝令顽兵熄灭了油火，那个大个子副官很不服气，睁大牛蛋眼说：“你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你无故伤害百姓，我就要管。”

“他私通八路，你敢保他。”

“你有什么证据，不要污栽好人。”

他俩面对面，你一句，我一句，大吵不休，顽兵们都呆呆地站在一旁。大个子副官辩不过余连长，就吓唬他说：

“他的出入证没有了，要是出了事，就是你的罪过。”“要是他出了事，你照我这里打。”余连长手拍着胸膛子说：

“走，找团长讲理去！”

余连长拉着大个子副官上团部去了。余连长的卫兵把张玉保松开，叫他赶快去把出入证找来。

这时，天已经黑了，张玉保以回家找出入证为名，走出圩门后，又绕了几个弯子，悄悄地走进朱保义的小店。朱保义见他的破衣服被撕裂开了，满身伤痕，紧紧把他抱在怀里，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一颗颗滚到张玉保的脸上。过了好久，朱保义关切地说：“玉保，你为革命受了刑，为穷人立了功，我们应该感谢你！”

朱保义滚热的身子和深情的话语，象一股又一股暖流，涌进了玉保的心窝。他昂起脸来，擦干了眼泪，亲切无比地说：“你说哪里话，这都是为了咱们穷苦兄弟，我受点罪没有啥，只要事情办妥了，我就放宽了心。”……

朱保义拿着那个出入证看了又看，轻轻递到张玉保的手里。张玉保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双手，舍不得离开。两人久久地站在一起，好似还有许多话要说。经受残酷斗争考验的阶级兄弟，其感情真比泰山还重啊！

八 解放卓圩炮声响 围歼王孙二匪团

一九四五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的早晨，徐徐东风吹拂着大地。在初升阳光的照耀下，无边的麦海泛波起浪，春燕展翅飞翔，一片浓厚的春色。

卓圩一带受尽苦难的农民欢腾异常，同泗灵睢县政府组织的数千名民兵和支前的群众一起，从四面八方涌到卓圩附近，揭开了战斗的序幕。

地下党员朱保义，头天晚上接到了攻打卓圩的通知，便离开了小店，同陈会仕一道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迎接着战斗的黎明。一夜之间，附近村庄的墙上、树干上贴满了红绿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打倒国民党顽固派！”“解放全中国！解放卓家圩！”天没亮，家家户户都开了门，树枝上的喜鹊喳喳叫，人们预感到喜气临门了。于是，大大小小的村庄立刻沸腾起来，男子汉自动走出家门，扛着大铁锹，去挖战壕、修交通沟；妇女们忙着烧开水、烙油饼、煮鸡蛋，好欢迎久已盼望的亲人；孩子们也从来没有象这样欢乐，窜前跳后，跟着大人贴标语、喊口号。陈会仕带领一大群民兵，南走北奔，东吆西呼，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爷爷看，大部队开来啦！”不知是谁家的孩子呼喊一

声。人们向东一望，只见东南大道上，飞起烟雾，一队骑兵威风凛凛地奔来。转眼间，清脆的马蹄声响在耳边，战士红光满面，身背马枪，腰挎大刀，向群众点头微笑。

新四军某团团长从马背上跳下来，许多农民惊喜地围上前去，亲切地同他握手，全神注视着他那温和的面容。团长站在群众中间，深情而有力地说，这一带被王宜文、孙家召两个保安团糟蹋得不成样子，大家够苦的了。这两个家伙暗地勾结日寇，破坏抗日，骚扰解放区，为大汉奸、大恶霸卓家地主效劳。现在，惩办汉奸卖国贼的时候到了！这位团长巡视着周围的民兵，接着说，我们要同你们紧密配合，全部、干净地消灭这批敌人。简短的几句话，把大家说得眉开眼笑。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团长同大家告别，纵身上马，飞驰而去。

紧接着，威武雄壮的步兵队伍也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逼近卓圩，民兵和支前的群众紧紧跟上，刹那间，把卓家圩围困得水泄不通。

龟缩在圩里的卓家地主和王、孙二顽匪以及其它乌七八糟的汉奸，象热锅上的蚂蚁一片混乱。贪财如命的一些顽匪军官，看到这是发财的好机会，对卓家地主也不客气了，都忙着抢夺金银财宝。一包包的烟土，一捆捆的洋钱，把他们准备逃跑时带走的大包袱、小行李塞得鼓鼓的。有的没有捞到贵重的东西，就到处抓鸡摸鸭，抢夺衣物、粮食，钻进老百姓的家里苦苦哀求道：“给我几个钱，卖给你。”真是丑事做绝、洋相出尽。

三银头的孝子卓代民，鹰鼻股上的脑纹皱起了一大把，刀条脸又长了几寸，他哭哭啼啼走进顽团部，扑通一声跪倒

在地下，又哀求说：“王团长、孙团长，我求求你们，我家的财产损失太大，你们要善始善终保护好哇。”孙家召寒着脸说：“狗屁！命都难保，还保你的什么财产？我们已成瓮中之鳖啦！”王宜文伸手把卓代民拉起来，劝慰说：“不能同生，也要同死，我们要和新四军决一死战。”王、孙二头目为了作垂死挣扎，拚命修筑工事，在楼房上也筑起了土碉堡，还派兵窜到圩外放火，烧掉二百多间佃户的房屋。

卓圩，浸透了农民的汗水和血泪，那些民兵和支前的群众，许多人被逼来筑圩，许多人遭过毒打！人们清楚记得，在那六月三伏天，卓家的监工手提棍棒，在毒热的太阳下，强迫数千人身背大筐，爬上爬下，佃户张绍兰的母亲活活热死在圩沟底下。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到井口去提水，一口水没有喝上，却被几个监工打死在井边。今天，兵临圩下，报仇雪恨的时刻到了，千仇万恨汇成了强大的怒吼：“新四军同志，赶快开炮！开炮！”

黑夜九时左右，圩东和圩西的战壕已挖到圩门下边。我新四军某团团长发出激动人心的战斗命令，攻打卓圩的战斗开始了。顿时，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如同风吼雨啸，劈头盖脸地向圩里袭击。新四军以强大的火力，一下子压住了敌人的反扑，生龙活虎般的战士们飞速跳进圩沟，直向圩里甩手榴弹。碉堡里和圩墙下的敌人都吓得魂飞魄散，东钻西窜，胡乱地向圩外放枪。王宜文手抓电话机拚命怪叫，哀求驻高楼国民党三十三师增援，但没有回声，急得垂头丧气。

在圩东的我主力部队还没有发起猛攻，圩西却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卓圩西门下边，地方武装和民兵们用排子枪和手榴弹猛击西门，并不断向敌人喊话：“赶快放下武器，保证

你们的生命安全；如果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许多顽匪听了，不敢放枪了，有的还把枪扔了出来。

那位余连长白天一天没出屋，他手下的兵都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战斗打响后，他心里明白，西门在佯攻，主攻方向还是在东门。于是他手提盒子枪，直奔东门去了。当他到了东门时，西门又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他急忙钻进东门下边的地堡里，十多个匪兵正在向外射击。他大骂一声：“他妈的，西门都打进来了，还不赶快撤退！”胆小的顽匪抱起大枪往西跑，还有三个机枪手趴在地堡里拚命顽抗。余连长手举枪响：“叭，叭，叭！”三个机枪手蹬一蹬腿，一动也不动，机关枪变成了哑吧。顿时，新四军象开了闸的流水涌进了东门，喊杀声震天动地，同顽匪拚刺刀，越杀越猛烈。经过一场激战，大部分顽匪老老实实跪在地下，缴械投降。

王宜文和孙家召见大势已去，便带领二百多个亲信从圩西北角突围逃跑。骑兵队早在二里开外等候，迎头痛击，杀得他们鬼哭狼嚎，剩下的残兵再也不敢顽抗，都举起双手，嘴里不住地哀叫：“饶命呀！饶命！”

从打响第一枪到伏击逃敌，只用了三十五分钟时间就结束了战斗，击毙王宜文等官兵二百多人，活捉了顽匪团长孙家召等官兵一千一百多人，缴获机关枪十八挺、步枪一千二百余支。卓家地主苦心经营的封建堡垒，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一夜之间，天变地变人也变。第二天，东方升起一轮红日，村村户户，大人小孩奔走相告，喜传捷报，到处是热烈的欢呼声，到处是载歌载舞的人群。人们迎着朝阳，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分外感到春天的温暖，情不自禁地放开喉咙唱道：

春满三月百花香，
穷苦人含笑喜洋洋；
迎来亲人新四军，
胜利捷报传四方。

春满三月百花艳，
穷苦人抬头见青天；
感谢救星毛主席，
共产党恩情大无边。

过去“宁走乱坟堆，不走卓家圩”的农民，怀着喜悦的心情，专门跑来看看卓圩里的新气象。他们到卓圩大院里转一转，看到卓家头面人物卓代民以及那些公子、小姐和太太们，被民兵看管着，这些家伙脸色灰暗，目光惊恐，一个个耷拉着脑袋，昔日的威风一扫而尽，使群众感到无比兴奋。

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到卓圩来，都想瞧瞧可敬可爱的亲人新四军。他们围着和蔼可亲的战士，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知心话。曾经揍过三银头一巴掌的崔庄崔大娘来到卓圩，她手捧四个煮熟的鸡蛋，拉着一位战士的衣襟，硬往衣兜里塞，嘴里不住地唠叨着：“装起来，装起来，俺人穷，没啥好东西慰劳，这就算俺一点心意，装起来，……”那位战士象孩子见了母亲，亲切地说：“老大娘！——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毛主席的队伍，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鸡蛋还是留着您老人家保养身体吧。”几句话，说得老人眼泪汪汪。郭庄有个盲人叫郭梦之，手拄着拐棍，指指点点摸到了卓圩。一位战士忙上前去给他领路，他抚摸着战士的手背和衣服，说：“可盼到了你们啦，我的眼

睛看不见你们，我的心早已想到你们了！”

正当军民畅叙衷情、难舍难分的时刻，那位余连长也来了，谁也没看见他啥时脱掉了黄狼皮，换上了灰军装，变成了新四军的战士。被他从火刑中救出来的张玉保，急忙跑来同他热烈拥抱，朱保义、陈会仕等一群干部和民兵们也都跑来同他亲切握手。那些长工和佃户们以惊奇的目光瞧看他，夸奖他：“怪不得他是个好人，原来他是共产党的人哩！”

军号响起，战士们迅速排好整齐的队形，接着，唱起了嘹亮的军歌。围着子弟兵的群众喜笑颜开，使劲地鼓掌。队伍出发了，群众蜂涌而上，争先恐后地挤在道路两旁，一群欢乐的孩子们直往前追，追了一程又一程……。

朱保义、陈会仕等一大群地方干部和民兵围住团长，代表人民感谢新四军解放了卓家圩。团长和他们亲切握手，然后登上路边的一个土堆，向欢送的群众频频招手，点头致意，并亮开了嗓门，大声说：“这次战斗打得好，我代表指战员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新四军、八路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愈战愈强，就是因为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这次战斗的胜利，要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顿时，“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九 糖衣炮弹打不倒 减租减息大发动

卓圩解放了。卓圩人民获得了新生，获得了自由。

一九四五年七月，卓圩乡人民政府在欢乐的锣鼓声中诞生了。共产党员朱保义担任乡指导员，陈会仕任农会长，姚永奇任乡长。他们特意将乡政府设在卓家的公堂里，把昔日的公堂变成斗争卓家地主的战场。那些苦大仇深的老佃户、老长工，那些身背钢枪的青年民兵们，都高兴地到乡政府里来讲革命，谈工作。老长工王永才关切地对干部们说：“你们可要握紧印把子，好好为咱们穷人办事啊！”朱保义闪着明亮的眼睛，坚定地说：“有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我们决不会辜负人民的期望，一定掌好大权，为人民除害，为人民造福。”陈会仕挥舞着拳头说：“我们要把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汉奸卖国贼，统统都严厉惩办，砸他个稀巴烂！”

乡政府成立后，卓代民看到穷苦的人那样扬眉吐气，刀条脸上泛起寒光，眼里象要滴出血来。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施毒计，放暗箭，千方百计破坏新生的革命政权。卓代民指使他的堂侄卓培源钻进了民兵组织，探听消息；还派他的姐夫、总管家李四传子造谣言，威吓长工和佃户。他自己换上了假面具，见人面带三分笑，点头哈腰；背地里却利用鸦片鬼、赌棍和流氓，进行捣乱破坏。

面对阶级敌人的猖獗活动，朱保义带领一班子人，劈妖风，扫毒雾，乘胜前进。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是要从挎包里掏出区委发给的那一本用油光纸石印的，书面上印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十四个大字的小册子，在小煤油灯下孜孜不倦地阅读着，越读心越明，眼越亮。他手指着一行行字句，激动得朗读起来：“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他读完后，仰面抚胸，自言自语地说：“毛主席怎样说，我就怎样干。只要我一心为公，不谋私利，再拚上我这条命，不管你阶级敌人耍什么花招，玩什么阴谋，都别想得逞。”

朱保义担任乡指导员，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患有肺病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了。生活十分艰苦，有时一天三顿连秫面饼、窝窝头也难吃上。当时，在乡政府的办公室里，堆放着许多没收恶霸地主的满缸烟土，成箱子的银元。有人劝朱保义动用一点，改善改善生活，朱保义严厉拒绝说：“这些钱财都是人民的，我们只能上缴，支援前方打仗，绝对不能乱动。动用一点就是犯罪。”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环境，更好地同群众打成一片，朱保义改变了过去的商人打扮。他脱去衣扣整齐的长衫，穿上褪了色的蓝粗布短小褂，脚蹬一双草鞋，腰间紧束一条纱包带，身前插着一把枪，身后背着一个粪箕子，整天活动在穷苦农民中间。群众称赞说：“开天辟地没见过当官的人还背粪箕子。”“八成是共产党兴的规矩，当官也要跟老百姓一样。”

一天，朱保义身背粪箕，弯腰走进圩东两间破烂的茅草屋里，见屋里除墙角下的地灶锅和地铺上的一堆破棉絮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一位额角挂满皱纹的中年人一把拉住他，两人往地铺上一坐，就啦起了心里话。

这位四十来岁的人叫任百群。他父亲是卓家买的小子，母亲是卓家买的丫头。按照卓家的法规，任百群就是卓家的“家生子”，“家生子”见了卓家的小孩都要张口喊声老爷，是人下的人，奴隶中的奴隶，上代传下代，代代都要当牛做马。任百群父母去世后，他成年累月给卓家干活，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穿过一件新衣，受尽了苦难日月的熬煎。

朱保义看到他家满屋凄凉贫困的情景，痛恨而果断地说：“咱们穷人劳动的果实，全被地主剥削光了。咱们要清算剥削帐，把劳动果实夺回来。”

“人民政府早有法令，咱们就应该减租减息。可眼下有些人还有顾虑。”任百群表示赞成。

“现在咱们有共产党领导，有枪杆子，有印把子，还怕什么？”

“依我看，那个小刀条脸捣鬼，当面说的话好听，背地里尽淌坏水。”任百群气愤地说：“前天黑夜，李四侬子钻到我屋里，说什么，我家上辈下辈都是卓家的人，猪蹄子煮一百沸向里弯，卓家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也得包涵点。”

“我早料到这伙坏蛋会来这一套！”

“这些家伙的坏点子还多着哩。昨天李四侬子还说什么，指导员太辛苦了，瘦成了那个样子，想请你们干部吃顿饭，又怕人说闲话。听到这话，我不由得火烧心头，真想揍那狗东西一顿。”

“你谈的这个情况很有用。”朱保义想了一下，说：“你把陈会仕、姚永奇找来，咱们好好研究研究。”

不多时，陈会仕、姚永奇以及几个民兵干部都来了。朱保义分析敌情说：“看来，卓代民这条恶狗，正在暗地里捣鬼，他还想施展酒肉计，拉拢我们，真是痴心妄想！依我看，咱们不如将计就计，彻底揭露他的阴谋诡计，以便更好地教育群众。”

在场的干部和民兵都拍手叫好，并派一个民兵告诉卓代民说，指导员和乡里的干部一定按时“赴宴”。

卓代民可高兴极了，自以为阴谋能得逞，只要指导员往酒席桌上一坐，他就有资本去威吓那些长工和佃户。刚到中午，在卓代民家漆黑的桌面上，摆上了八碟八碗，专等着乡里的干部们来赴宴。

这天中午，朱保义带着任百群等七、八个干部和民兵，后面还跟着一群长工和佃户，直奔卓家大门走去。卓代民慌忙迎上来，点头哈腰地说：“贵客，请坐，请坐。”

朱保义走进堂屋当门，板起了威严的面孔，问道：“你想干什么，说吧。”

“没事，没事，不过是请指导员闲坐，闲坐……”卓代民几乎要下跪的样子，说：“我真佩服指导员有能耐，眼下是官清民顺，夜不闭户，可要过上太平年啦。”他手指着大桌说：“准备一点小意思，请指导员上坐。”

任百群一步跨到桌前，手指着卓代民的鼻梁子，怒气冲冲地说：“你现在看得起我们啦？！想过去，你家请客，我父亲经过客屋门口，同你的客人讲了两句话，你爹就骂什么：‘你这个穷小子，这哪里是你讲话的地方，快滚。’现在，你

请我们吃饭，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不要跟他多说啦，”朱保义走近桌边，把短枪往桌上一放，震得满桌盘碗叮咣响，说：“俺从来没有坐过你家的上席，你想叫我们心甜手软吗？妄想！你这满桌酒肉，都是人民的血汗！”话刚落音，他一手拿起了短枪，一手掀翻了大桌子，唏哩哗啦，细瓷盘碗打碎一地。卓代民站在一旁呆若木鸡，头上直冒冷汗。

跟在后面的长工和佃户们，有的哈哈大笑，有的鼓掌赞扬。他们迎上来，伸手拉着朱保义，不住地夸奖说，“指导员立场坚定，跟咱们穷人一心。”朱保义笑着对大家说：“俺们同吃卓家苦，同受卓家罪，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把咱们救出来的，我可不值得夸奖。往后，还要靠着大家，才能真正把汉奸恶霸地主斗倒斗臭。”

朱保义掀翻了卓家的酒席，震动了卓圩，鼓舞着人心。任百群找到王永才、钱凤洲、王公美等十多人，涌进乡政府，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揭发卓代民的罪恶活动。农会长陈会仕越听越气愤，再也按捺不住火暴性子，立即带几个民兵把卓代民、李四侉子抓到乡政府，就在这原来卓家的公堂里，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钱凤洲揭露说：“李四侉子天天要拉我喝两盅，他说，只要你讲点义气，往后有你的好处。”妇女王公美痛骂：“这个家伙，在一天黑夜里吓唬我，说什么眼光要放远点，老蒋还要打来的。”大家听了，愤恨地举起了拳头。李四侉子见势不妙，连声哀求道：“可不能怪我，都是代民叫我说的呀！”这时，卓代民象一条丧家狗趴在地下，浑身直打哆嗦，面如土色。大家的手指着卓代民的狗头，揭发他投降日寇，勾结王、孙二顽匪，残害百姓的滔天

罪恶，戳穿他制造谣言，破坏减租减息斗争的阴谋。

陈会仕上前一把抓住卓代民的衣领，把他揪了起来，厉声喝道：“你要给我老老实实地交代！”卓代民结结巴巴地说：“我罪恶——太大，饶——我——一命，痛改——前非，永远——永远——不做——坏事。”

经过这次面对面的揭发斗争，卓代民现出了汉奸卖国贼的原形，大灭了卓家恶霸地主的威风，大长了长工和佃户们的志气。当地群众普遍发动起来，涌现出一大批革命骨干，各村政权先后建立起来。雇工任百群担任了卓圩村村长，张玉保、陈会书、王文秀等积极分子，分别担任了各村村长和民兵队长。

卓代民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不断巩固和发展，解放区不断扩大，他感到非常孤立，无计可施。在一个雷雨交加的黑夜里，他的堂侄卓培源偷偷地把他放跑了。

村长任百群领着佃户和长工，揪住了李四侉子，把卓家多年来的剥削帐，搜了出来。一天，在卓家仓库门前收租子的场地上，召开了减租减息大会。在开大会那天，方圆数十里的佃户们都来参加说理斗争，要回租粮，要回高利贷。任百群站在大桌子上，每当一位佃户讲完，他就责问李四侉子：“你看帐上对不对？”李四侉子只顾点头，然后，佃户们就到仓库里按数拿粮。这天，通往四乡的大小道路上，挑担的、推车的、驴驮的，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那些长工和佃户们，眼看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又回到自己的手里，喜得合不拢嘴。在卓家仓库里翻晒粮食、扛了三十二年笆斗的老长工汤从山，压弯了脊梁骨，从没有扛过一笆斗粮食回家。这时，他同穷兄弟们一起推着满满一车子金黄色的小麦，乐



呵呵地往家里走着，他边走边唱：

人逢喜事精神爽，
千担万挑不嫌忙；
金黄小麦回老家，
感谢恩人共产党！

十 诉苦会提高觉悟 盲人喜唱翻身歌

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

卓圩乡经过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农会、妇救会、姐妹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普遍建立起来。陈会仕等斗争骨干四十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带领群众不断向阶级敌人进攻，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日夜战斗着。

蒋介石反动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动员数百万反动军队准备向解放区进攻，内战不可避免地将要爆发。指导员朱保义为了让大家充分认识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形势，做好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首先召开全乡干部和民兵大会，认清卓代民逃亡的阴谋。

“毛主席给咱们穷苦人撑腰，叫咱们翻了身；蒋介石就给地主打气，所以卓代民要逃到南京，去找他的主子。”有的干部说。

“嗯！蒋介石是个极端阴险极端残忍的家伙，小刀条脸也是非常狡诈非常毒辣的，他们是一样心肝！”……

朱保义听了大家发言，能够把卓代民逃亡与蒋介石进攻解放区联系起来，便进一步激发大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要打内战，要进攻解放区，要消灭共产党，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

动统治。在咱们卓圩，就是要叫卓家地主重新骑在咱们的头上，咱们能答应吗?!”大家齐声说：“咱们决不能答应!”

“对!就是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要准备同蒋介石打仗，准备同卓家地主继续斗争下去。”

会场立刻沸腾起来，有的咬牙切齿，痛骂蒋介石；有的摩拳擦掌，要狠揍狗地主。

“大家静一静。”朱保义提高了嗓门，继续说：“咱们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保卫解放区。咱们要先召开一个诉苦斗争大会，吐苦水，道冤恨，揭发卓家地主对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进一步提高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增强对敌斗争的革命意志。大家看看，要不要开好这个诉苦斗争大会?”

“要开!要开!甭说开一个诉苦斗争大会，就是开十个诉苦斗争大会，也诉不完我们穷人的苦，说不尽卓家的罪哇!”干部和民兵们一致赞成朱保义的意见。

诉苦斗争大会的会场设在一片松林旁边，主席台两侧悬挂两幅大对联，上联是：“诉苦水讨还血债”，下联是：“斗恶霸申冤报仇”；横幅写着“打倒蒋介石”五个大字。每棵松树上都贴了标语口号。

深秋的早晨，太阳刚露红，人们火热的心驱散了寒气。全乡男女老幼五千多人，排着队伍，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浩浩荡荡走进会场，一队队民兵分布在会场周围。

大会一开始，农会会长陈会仕登台讲话，他挥动着一双大手，指向松林旁三银头的狗坟，放开宏亮的嗓门，大摆三银头的罪状，大谈穷苦人翻身后的幸福生活。他讲的是当地活生生的两个阶级斗争的事实，深深感动了群众。他最后说：“今

天有共产党、毛主席给咱们撑腰，有苦诉苦，有冤申冤，有仇报仇，把窝在心里的苦水、仇气都吐出来吧！”然后，他转过脸来对着台后大喝一声：“把狗地主带上来！”

村长任百群和民兵们，把三银头的臭老婆老母蝎子，他的侄子卓铁秋、卓继香以及总管家李四侉子等一嘟噜乌龟王八蛋赶到了台前。这些狗东西弯腰低头，一字儿排开。台下无数只手臂举起：“报告！我控诉。”“报告！我控诉。”

佃户卓井忠抢先跨上台前，愤恨的目光盯着仇人：“你们卓家勾来了国民党保安团，喝了我们多少血，吃了我们多少肉。三年前，我母亲患了病，我叫儿子小培均到你们圩里提点井水熬药。培均还没有走到井边，你们的看家兵扑上来，一脚踢烂小水罐，说培均是共产党的小探子。十多岁的小孩竟被你们绑起来，吊在东门楼上，毒打了一顿。我听了小培均的哭喊声，心如刀绞。我赶快跑到楼下，你们逼我摆两桌酒席，才能把培均领回家。我母亲听说培均挨打了，又气又恨，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夜里，他老人家连叫几声培均，就咽了气，……”卓井忠泪水糊住了眼睛，再也讲不下去了。农民张怀德搀扶着他年老的母亲走上台来，举起母亲那只指头不能伸展的手，告诉广大群众：“这是狠毒的卓家地主把我老娘的手打得一辈子残废了。”佃户王品三也手拄拐棍来到台前，用手拍着一条瘸腿说：“你们卓家打断了我的腿骨，害得我一辈子不能走路。”

苦主一个接一个地控诉着。“打倒地主阶级！”“打倒蒋介石！”愤怒的呼声此起彼伏，会场上卷起一阵又一阵怒潮。

忽然，台前出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农会长陈会仕忙



把他领到台上，怒气冲天地说：“大家看看，郭梦之老大爷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郭梦之站在台上，仰起脸对着天空，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又低下头，用手揉一揉干瘪的眼窝，突然放声大哭，边哭边说：“三银头你这个狗杂种，害得我一辈子瞎了眼睛。”

“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三银头！”

会场再次爆发起震天动地的怒吼声。

郭梦之渐渐止住了哭声，又揉一揉他那干瘪的眼窝，开始了悲惨的控诉：

“民国十六年呀，咱这里发了大水。俺种卓家地主五亩盐碱地，淹的干干净净。秋天三银头带领一帮子狗腿子，到俺郭庄要租子。俺锅都揭不开了，那还有粮食缴租呢。后来，他叫管家的对我说，‘你没有粮食缴租子，就到卓家去做工抵债吧’。俺心想：这也行，横竖俺还有力气。俺不吃他的，也不喝他的，就天天去给他干活。

“这天晚上，他发了善心非要留我吃饭。吃过饭，不叫回家，说明天好早起来干活。俺心想：吃你一顿饭，多给你干点活也行，就没有回家。不料，三银头这个坏种，夜里强占了我的妻子。

“我知道了，火冒三丈，跑到家里时，妻子正在哭哭啼啼，上吊寻死。我一把拉住她说，‘你不能死，不能怨你，都怪我不在家’。她拉住我，哭得昏了过去。

“我这一肚子冤恨实在憋不住哇，就和她商量商量，俺俩夜里离开了家，到外边要饭吃，终于跑到了睢宁城里，俺俩就到县衙门口喊冤告状。

“那时候，县衙门向南开呀，有理无钱你莫想进去，俺俩喊了一整天，也没有一个人理睬。有个当官的吓唬我说，‘你不知道吗？唯宁卓、王、袁、夏四大家，卓家是头一家，你敢告他，胆真不小’。俺听了，知道告不成了，就又要饭回到家里。

“不料想，俺俩刚到家里，卓家一窝子坏蛋就涌上了门，骂我‘诬告了人，败坏卓家门风’。我的天哪！我这冤仇向那里诉呀！他们把我的妻子又抢走了。留下那个打手叫王新才，叫他身边的那几个坏种把我捆绑起来。皮鞭子抽得我浑身冒血，两眼发黑，头脑发胀，我睡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了。

“还在我昏迷不醒的时候，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又下了更狠的毒手，他们按住了我的头，掰开了我的眼皮，用两包生石灰硬对我的眼里揉。我疼痛钻心呀！我实在受不住呀！我就大骂了，我越骂，他们越揉。他们用石灰渣子把我的两只眼都揉破了，鲜血从眼窝里流了出来。他们看我的眼睛睁不开了，临走时，还恶狠狠地说：‘休想再见你的老婆了，这次饶了你的命，再去喊冤告状，你就莫想活了’。”

郭梦之控诉到这里停住了，心头按捺不住的怒火燃烧着，他扬起手中的指路棍子，胡乱地向地主们的头上猛敲几下。会场立刻沸腾起来，群众同声怒吼：“给我狠狠打呀！”台下几个地主吓得浑身打哆嗦，有的卷缩一团，有的东歪西倒，老母蝎子瘫痪成了一堆肉。

这时，农会长陈会仕忙把郭梦之按在凳子上，叫他坐下来歇一歇，然后向群众大声说：“控诉是最有力的炮弹，最能痛击地主，痛击蒋介石。大家坐好，继续诉苦。”妇女王公美急步跨上台来，一对泪水汪汪的大眼睛喷射着仇恨的光

芒。她控诉卓家地主逼死了她的父亲王贯益，又逼她去当丫头的悲惨遭遇后，说：“我父亲的生命被夺去了，我又落入虎口，给卓家当了使唤丫头，人常说：‘丫头进了卓家的门，多成冤鬼少成人’。我亲眼看到被卓家虐待折磨死的就有十几人。丫头金花侍候老母蝎子吸大烟，因拿烟灯晚到一步，老母蝎子把烧得通红的烟杆子，刺进金花的手指甲里。金花那里忍受得住，痛骂老母蝎子不如一口猪。这下子惹怒了三银头，叫唤打手把金花绑起来，提来一壶开水，劈头盖脸浇在金花的身上。十六岁的小金花呀，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了。”

强烈的控诉，愤怒的声讨，人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大会从早晨开到傍黑，还有数不清的苦主在那里等着。泪如河流，仇似怒潮，永远也诉不完的血泪仇啊！

太阳大偏西了，指导员朱保义慷慨激昂地做了总结：“今天的诉苦斗争大会，使我们更深深地懂得了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要进攻解放区，三银头的孝子卓代民为什么要逃往南京去，咱们为什么要保卫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血泪擦亮了我们的眼睛，血泪教育了我们，我们要坚定地跟着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卓家地主！夺取新的胜利。”

大会结束后，人们扬眉吐气，欢欣鼓舞，盲人郭梦之挤进了欢腾的人流里，心情激动地说：“冤有头，债有主，三银头害俺瞎了眼，毛主席、共产党给俺申了冤，报了仇，永远忘不了这天大的恩情哪！”他自从双目失明以后，没过一天舒坦日子，到处流浪卖唱为生。今天，在大会上，他痛痛快快地诉了苦水，心中无比高兴。这时，他清了清嗓子，顺口唱道：

手点棍子口唱歌，

唱得苦水象淮河。
你眼流清泪，
我眼淌鲜血；
眼噙血泪红似火，
满腔冤仇对谁说？！

年年唱，月月唱，
唱到了东方出太阳。
你跳幸福舞，
我道翻身情，
情如蜜糖甜心窝呀，
共产党就是俺的亲爹娘！



十一 还乡队反攻倒算 民兵火烧阎王殿

一阵杂乱的枪声和狗的叫聲，冲破了深夜的寂静。接着，又传来妇女悲惨的哭声。卓圩的民兵听到枪声，飞步赶到南边的大姚庄，一群杀人的鬼怪已溜掉了。在村前的苇塘边上，一个小伙子躺在血泊里，趴在尸体上的那位妇女哭不成声，站在尸体旁的一位中年农民，擦去眼泪，愤恨地对民兵说：“卓代民这条疯狗，带着还乡队摸进村子，打死了我的儿子。”民兵们听了仇恨满胸：“我们一定要为你的儿子姚为场报仇！”

一九四六年的秋天，正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大举调兵遣将，扬言要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内消灭人民解放军。随着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卓代民从南京溜回徐州，纠集了一批狐群狗党，在徐州召开了一个复仇黑会，要跟随国民党“中央军”窜回卓圩。就在这漆黑的夜晚，他带着还乡队窜进大姚庄，打死了青年姚为场，还抓住一位农民，恶狠狠地说：“告诉你们穷光蛋，谁分了我家的东西，都要如数归还。谁敢不还，可别怪我不客气！”

刚刚翻身的卓圩人民，对蒋介石挑起内战和卓代民的疯狂反扑恨之入骨。卓圩人民回想卓圩解放一年多来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啊，斗争了卓家大地主，斗争了一小撮阶级敌

人，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用自己的双手，迅速解除了卓家地主遗留下来的灾难，洗涤着社会上的污泥浊水。奴隶们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也改善了，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过去最受压迫，最受歧视的妇女们，都纷纷走出了家门，参加了生产劳动，参加了社会活动，既学文化又练武，还为前线战士穿针走线做军鞋，缝军衣。村中新办的小学校传出朗朗的读书声，过去人老几辈子没上过学的穷人的孩子们，高高兴兴地跨进了学校的大门。总之，卓圩一切都变啦，变得到处是幸福的欢笑，变得到处是战斗的歌声。

但是，蒋介石又要把深重的灾难重新强加在人民的头上。卓代民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进行反攻复辟，拿刀杀人，要夺回自己失去的“天堂”。对于卓代民的复辟活动，卓圩人民发出一片怒吼，决心同卓家地主拚到底。面对着这场激烈的斗争，农会长陈会仕的火暴性子爆炸了。有天，他手里的大枪拉得哗啦响，子弹推上了膛，呼隆一声直奔卓家大门冲去，要找地主算帐。

指导员朱保义最了解陈会仕，经常帮助他学习党的路线和政策，使他懂得，当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既要目光远大，又要脚踏实地；既要勇敢顽强，又要灵活机智。眼看阶级敌人十分猖獗，朱保义喜欢他这种斗争精神；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执行党的政策，所以又把陈会仕拉了回来。朱保义召集陈会书、姚永忠、丁胜得、张玉保、任百群、王文秀等各村干部，传达上级的指示：“我们要积极动员一切力量，尽一切努力，保卫胜利果实，对敌人的反攻倒算要坚决回击。一颗子弹、一粒粮食，一草一木，都不能交给敌人，这就叫针

锋相对，寸土必争。”传达了上级指示后，他又说：“卓代民依靠蒋介石，还要横行霸道几天。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青松不怕寒霜。你们回去要给翻身户做好工作，只要大家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坚持斗争，就是天塌下来也能顶得住！”

陈会仕憋在一旁插嘴说：“老早要把卓代民这家伙宰掉就好了。”

朱保义笑笑说：“你想的太简单了，别说杀掉一个卓代民，就是再多杀几个地主，也不能天下太平。卓代民的势力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他们代表着一个阶级，要打倒卓代民，只有推翻整个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过去咱们逮住卓代民，没有杀他，是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是想改造他。这个坏东西拒绝改造，与人民为敌，原因是蒋介石当他的后台老板，他还有一点势力。咱们的革命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是要经过反复的，是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够彻底打垮敌人，夺取最后的胜利的。”

“指导员说得对。”大家纷纷议论说：“这一次只有横下一条心，同蒋介石拚到底，彻底打倒地主阶级！”

“对啦，大家都很强。”朱保义接着说：“咱们要站得高，远看全中国、全世界，受压迫、剥削的人多得很呀。咱们想到他们，就不怕流血牺牲，咱们这一辈子拚命流血，能把敌人打倒，把人民救出来，就是死了也光荣！”

“指导员，我相信你这话。”陈会仕大出一口怒气说：“咱们都是为了穷苦人，才伸开脖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要是光为着自己，我就还挑我的劈柴挑了。”

在党的领导下，卓圩乡政府积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们在开展练兵活动的同时，还组织全乡共产党员、干部和斗

争积极分子，到卓家的公堂上、监牢里和杀人场，愤怒声讨卓家地主犯下的新罪行。公堂上的血迹，监牢里的刑具，杀人场的尸骨，虽然早已清除了，但仍然好象历历在目。人们想起万家婴儿和长工郑二的惨死；想起郭梦之被石灰烧瞎的眼睛；想起国民党保安团杀害的抗日军民和基层干部；眼前又看到还乡团打死姚为场；……这一笔笔血泪帐，使大家不由得血冲脑门，怒火烧心，咬牙切齿地说：“再逮住卓代民，生吃他三口不嫌腥，千刀万剐也解不了心头恨！”

卓圩人民怀着极其沉痛和愤恨的心情，日日夜夜密切地注视着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民兵们紧握手中枪，时刻准备着打击阶级敌人的反扑。朱保义掌握卓代民这条疯狗的活动规律后，就同邻乡民兵密切配合，诱敌深入，决心歼灭敌人。

一天下午，朱保义、陈会仕带领民兵有意撤出卓圩，向东走了五里地，在蒋湖村隐蔽下来，有的到湖里去割庄稼，有的在村前喂牲口，严密观察还乡团的动向。太阳偏西，卓代民带着还乡队和一连匪兵，溜进了卓圩。一看，一个人也找不到。卓代民贼心不死，便向东搜索，刚进蒋湖村，朱保义大喝一声：“杀呀！”顿时，乒乒乓乓的枪声到处响起，一下子就打死打伤了五六个匪兵，其中有一个脑袋开了花。卓代民见势不妙，转回头就跑；跑回卓圩，气急败坏地开枪打死了一条扑上去咬他的大黑狗。天还没黑，这些家伙就慌里慌张地跑掉了。

天黑，朱保义、陈会仕带领民兵们威风凛凛地进入卓圩，严阵以待，时刻准备着迎头痛击敢于来犯的敌人。

八月二十八日傍黑，从西边跑来大批逃难的人群，有的手

牵着牲口，有的身背着小孩，急忙向东边的解放区转移。原来是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个团开到了高楼，正在那里拉老百姓砍树头，筑圩子，修工事。卓代民的还乡队也在里面。许多干部和民兵看了这种情景，围住朱保义问：“咱们怎么办？到底怎么办？”

这时，忽然东边出现了一队人马，很快来到了卓圩。还传来新的情况，敌人将到卓圩安据点。

“我们要跟敌人拚，拚死也不能让他们再来安据点。”陈会仕知道这个消息，愤恨地对韩区长说。

“是呀，我们是要拚的，但是不管你怎样拚，他们还是要来安据点的。”韩区长耐心解释：“最近，毛主席指示我们，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我们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思想要转过弯来。”

“我们怎么办？究竟怎么办？”有的干部问道。韩区长回答说：“暂时撤退！”

“撤退！”大家的心都不由得收缩了，陈会仕箭步跨到韩区长的面前说：“咱们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撤走，让卓代民安安稳稳地回来过好日子吗？！”

“你看怎么办？”

陈会仕拳头攥得硬梆梆，牙齿咬得咯咯响，说：“我要叫他生无安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处！”

“农会长说得对！”许多干部和民兵说：“烧他个龟孙子。”

指导员朱保义面对韩区长，斩钉截铁地说：“这么烧一下也好！烧掉阎王殿，烧掉老鳖窝！”韩区长也默默地点着头。

朱保义带领民兵跟着县、区干部火速撤离卓圩。陈会仕带领任百群、张玉保、陈会书、姚梦臣、丁胜得等十多个民兵干部，抱来一捆捆麦草、秫秸、芦苇，靠在卓家的公堂和牢房的屋檐下，又搬来一桶煤油浇在上面。这时，西部驻高楼的国民党匪军追赶老百姓的枪声已经响起来了。陈会仕大喝一声：“点火！”刹那间，熊熊烈火腾空而起，先烧着了炮楼、卓家的公堂、牢房，大火蔓延开来，越烧越旺，毕毕剥剥，卓家楼房的瓦片四处飞落，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

陈会仕见大火已经燃起，命令民兵立即撤退。国民党匪军和卓代民的还乡队，见卓圩起了大火，象疯狗一样地扑来了，密集的子弹在天空中飞叫着。陈会仕叫任百群、张玉保、陈会书等带着大家，向东去追赶大队人马。为了迷惑敌人，让大队人马安全转移，陈会仕带着姚梦臣、丁胜得等五六个民兵干部，乒乒乓乓打了一排子枪，机警地向西南方向转移。

敌人不知虚实，只顾追赶他们。陈会仕等五六个人伏在壕沟里，趁着明亮的火光，对着快要追到跟前的两个匪军的脑袋，乒乒两枪，这两个家伙应声倒下了，后面的匪军再也不敢前进一步了。

国民党的匪军和卓代民的还乡队，面对着卓家大院的熊熊烈火，急得手足无措，望火兴叹，发出一片哀鸣。……



十二 活地狱双棺出殡 假流泪谈何性善

卓圩重陷入了敌人的魔掌，灾难又落到了人民的头上。

还乡队大队长卓代民在国民党匪军的支持下，带领一百多个地主、土匪、流氓，窜进了卓圩。他的堂弟卓铁秋、堂侄卓培源，还有匪首朱卓泽、朱邦太等，分别担任了他的中、小队长。卓代民看到自己的“天堂”一下变成光秃秃的房顶，乱糟糟的墙壁，顿时刀条脸绷得紧紧的，象刚磨过的长条刀，寒光闪闪，杀气腾腾。

卓代民为了站稳脚跟，首先抓农民帮他修圩子。大圩修不起来了，他就在西南角残存的一片破瓦房周围，筑起了一个小圩子。卓代民安上了窝，就开始动刀杀人了。

我村长任百群和民兵队长王文秀是卓代民的眼中钉。他千方百计把任百群从外地抓了回来。但他没有马上动刀，暗示他的姐夫，总管家李四倚子，尽给任百群说好话：“你父亲是卓家的小子，你母亲是卓家的丫头。按理说，你也算卓家的人，你害怕谁？！”说后，就把任百群放回家了。任百群听了这番好话，对卓代民多少存有一点幻想，就暂时在家住下了。

卓代民觉得要先杀了任百群，王文秀就抓不到了。于是，他一方面假放任百群，一方面又把王文秀十二岁的儿子小正

典抓了起来，几天都不给饭吃，还打得他哭喊不止。王文秀听说儿子受摧残，心如刀绞，一气跑到卓圩，愤怒骂道：“你们这些豺狼，快把我的儿子放出来！”卓代民立即指使几个匪徒扑上来，捆绑起王文秀。遍体鳞伤的小正典被推出卓家，王文秀却被关进了两间破厢房里。

王文秀的母亲给卓家当过老妈妈，妻子张氏给卓家当过嫖母。王文秀的母亲抱着一点幻想，去找卓代民，要求放出自己儿子。卓代民奸笑道：“老妈妈，你在我家不是一天的，我要害文秀，真没有点人性。”文秀的妻子去找他，他龇牙咧嘴说：“你放心，我还能不凭良心，过几天就叫文秀回家去了。”李四侗子把张氏拉到一旁，假装善意地说：“你回去花几个钱，请请老少爷们，把文秀保出去就算了。”

王文秀日夜受刑，宁死不屈。他的妻子张氏却受了大骗，回家后，卖了五只羊、一头猪、一头小毛驴，还有家西的一亩三分地，银元塞进了李四侗子和一群匪徒们的腰包里。但这些家伙明里说要保王文秀，暗地里还使横劲，恨不得一口把王文秀吃掉。

张氏保来保去，不见王文秀的影子。她白天跑断了腿，夜里哭干了泪，七天没有尝面星，瘦的皮包骨，走路直打晃。最后她把家里仅有的八斗粮食也卖光了，还是没有把王文秀保出来。

自从王文秀入了虎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病重在床，七岁的男孩小牛子也发起了高烧，四岁的男孩小九子饿的面黄肌瘦，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儿没有奶吃，饿的哇哇叫。

张氏又奔波了几天，还是没听到一点音信，黑夜回到家里，婆母问：“我儿回来啦？”孩子喊：“妈妈，爸爸在哪

里？”不懂事的小儿子老是哭着：“我饿呢，我饿呢！”张氏默默垂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用一滴滴泪水来回答。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张氏捧点馍馍，拎点稀饭，要去见王文秀。不见心里还能忍得住，一见却象一把钢刀插心窝。她看见王文秀两只胳膊被反绑着，吊在梁头上，只有脚趾头能着地，手脖子上的麻绳勒到了骨头，两眼陷成深窝窝，浑身布满了伤痕和血渍。张氏见了，痛苦万分地连连喊了几声，他才慢慢睁开了眼睛。张氏喂他馍馍，他摇摇头，喂他稀饭，他喝了一口又吐了。他望一望妻子憔悴的面容，断断续续地说：“甬牵挂我啦，你保重身子，把娘抚养好，把孩子拉扯大，好给我报仇啊！”张氏忍不住冤气，止不住泪水，放声大骂起来。匪徒们恶狠狠地把张氏推了出去，又锁上了大门。

张氏摇摇晃晃地走回来。路上，只觉天昏地暗，身子支持不住，栽倒在路边。稍微清醒点，耳边又响起了丈夫的声音：“把娘抚养好，把孩子拉扯大，……”她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继续向前走去。忽然前面跑来一群乡邻，架住她的胳膊，沉痛地说：“你娘，她……她回去啦。”张氏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身子向后一仰，一口痰塞住了喉咙，又昏了过去。停了半晌，才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原来张氏出门后，老人思儿心切，病情陡然恶化，惨痛地叫了一声，“我的儿呢？你来看看我”！乡邻们跑来安慰她说：“你儿马上就来啦，你安心等着吧”。老人睁一睁眼，摇一摇头，长叹一声就咽了气。

张氏在乡邻们的搀扶下来到家里，她趴在婆母尸体上，

两手摇晃着她的肩头，泪水如雨，不住地哭诉：“俺娘啊，俺娘啊！你怎么不睁开眼看看我？你早也不死，晚也不死啊！怎么偏在这个时候死呀！？你叫我怎么办哪！……我的娘啊！你没有看你儿一眼就撇下了俺，我的娘啊！……”

家里一无粮，二无钱，没有办法殡葬，婆母的尸体停放在两间小小的草屋里。乡邻们给张氏筹办了一口棺材，这才准备给老人安葬。

婆母的棺材还没有下地，张氏的弟弟急急忙忙跑来，痛哭着说：“俺大姐！俺姐夫被埋了，你赶快找几个人把他扒来家吧。”真象五雷击顶，张氏眼前又是一阵昏暗，叫地地不应，叫天天不灵啊，灾难为什么这样无情的一个又一个地降到了自己的头上？！

昨天晚上，卓代民听说给他家办饭多年的王老妈妈去世了，咬牙切齿地说：“死了好，死了好，叫她娘俩一阵去吧。”于是当天夜里，他带领着匪徒，拉着王文秀走到西湖早已挖好的坑边上。王文秀站在坑边大骂一声：“卓代民，你个狗杂种，我死了也要找你算帐！”卓代民象一条疯狗扑了上去，伸出一只魔掌，把他推下了土坑，……

老人的棺材还没有下地，王文秀的尸体又抬了回来。张氏含泪东求西拜借了一笔债，又买来一口小棺材，把王文秀成殓起来。这一天，王家双棺出殡，庄里的穷人没有不流泪的。毒如蛇蝎的卓代民听说穷人帮助王家送殡，便派匪徒窜到打铁王家村，四处叫嚣：“谁再敢帮助共军家属，就杀他家娃娃不留！”

面对着卓代民的阶级报复，张氏耳边时常响起丈夫的声音：“把娘抚养好，把孩子拉扯大，……”现在婆母已经死

去了，孩子能不能拉扯大呢？事实又给了她最无情最悲惨的回答。就在双棺出殡后的十多天里，不满周岁的小女儿抛进了乱葬岗；七岁的男孩小牛子高烧不退，没有钱治，眼睁睁看着病死了，张氏只有用一张席片把他捆起来，埋到地里去。眼看小正典出门要饭去了，她身边只有面黄肌瘦的四岁男孩小九子。她白天抱着小九子下湖挖点野菜，夜里就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但是，没有三夜，小九子也离开了人间的地狱！

从九月十八日到十月五日，整整十八天，王文秀一家被害死了五口。张氏哭干了眼泪，叫哑了嗓子，在那卓代民还乡队反攻倒算的日子里，真是在刀尖上滚，火油里煎啊！

这就是卓家地主的“良心”，这就是卓家地主的“人性”！卓家地主吸干了王家婆媳的奶汁，喝尽了农民的血汗！当他们感到养肥自己的穷人威胁了他们反动统治的时候，就在讲人性、凭良心的背后，却拿起了屠刀，对革命人民实行残酷的屠杀。这是历代反动派对待人民的惯用手法！卓代民杀害了王文秀一家五口人，最后撕去了伪善的面具，露出了狰狞的凶相，开始了更惨酷的血腥的大屠杀。卓代民先后枪杀了基层干部朱秀发、姚梦臣、甄洪祥等，又活埋了斗争积极分子秦步荣、张继松等。龙王庙里的王和尚仅仅因为拿了三银头一件陪葬衣服，也遭到了毒手，被卓代民用刀砍死了。

血腥的大屠杀，使任百群看清了卓家地主的狼心狗肺，打消了原来的一点幻想，决意要逃出虎口。但是，卓代民早已布上了圈套，设下了陷阱。当任百群刚走出家门，卓家的总管家李四侉子早在门口守住，拦上问他：

“你想上哪里去？”

“我……我赶集去。”

“唉呀！不要怕，我保你的险，我求你办点事。”

“什么事啊？”

李四侏子装的非常冤屈的样子说：“有人在城里告我的状，说减租减息时，我从中贪污。当时你都在场，大少爷在城里等着呢，你跟我一阵去兑兑帐，证实证实。”

任百群心想：“不管你怎么说，我要离开卓圩，逃出虎口，走到半路上，我再撇掉你。”

任百群出了卓圩，走了三里路，快到南北朱家村后时，还没来得及撇开李四侏子，卓代民还乡队的中队长、土匪头子朱卓泽早在村后盯上了。李四侏子向路边一闪，任百群见势不好，转身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匪徒朱卓泽一枪打来，把任百群打死在沟边上。

任百群的大儿子任世璠听说父亲被害了，一气跑回家，大声疾呼：“娘呀！俺爸，他……他被打毁了！”顿时，象塌了天一样，一家人放声大哭，任百群的妻子当即哭昏了过去。

亲邻们把任百群的尸体收回家来，又帮助置办了棺材。一家人守在灵前，不少人都来烧纸吊孝，为他伤心，为他流泪。任百群的妻子领着任世璠一一拜谢。正要起棺送殡时，凶手朱卓泽也来吊孝，他提着一串纸钱，哼哼叽叽地说：“百群啊，想不到你过去啦。”呜呜地哭着走到灵前。

任世璠见仇人，怒火万丈，抓起一根杠子迎头打去。亲邻们忙拦住了他，他娘也拉住了他。此时，穷人心里都明白，但在这豺狼当道的昏暗日月里，眼下又有什么办法呢？！

朱卓泽把眼一睁，露出了一副凶相，说：“你这个小孩，怎么不通人性？！他活着是卓家人，死了是卓家鬼，卓家死了

人，我能不来烧纸吊孝吗？！”

“放屁！”任世璠刚开口，又被大家劝住。他捏紧拳头，怒目而视，心里说：“什么通不通人性，你们都是狗性、狼性！”

那家伙烧了一串纸钱，又呜呜地哭了一回，灰溜溜地走了。

任世璠强忍仇恨，领棺下地。安葬以后，一家人还是悲悲切切，哭哭涕涕，直到深夜。任世璠劝娘不要再哭了，他俯向娘的耳边轻轻问道：“你可知俺爸是谁害的？”

“唉，我都明白了，是卓代民害的，是李四倚子、朱卓泽害的。孩子，你可要记住，咱跟卓家地主永远不是一家人哪，你要为你父亲报仇！”

任世璠握一握拳头：“娘，你等着吧，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他又贴近娘的耳边说：“娘，我要走啦！……”

十三 农会长临危不惧 斗顽敌英勇就义

农会长陈会仕带领的民兵骨干，自从击退敌人的追击以后，就在敌人力量薄弱的晏湾一带转入了地下斗争，白天分散隐蔽，夜里集中活动，神出鬼没打击敌人。当地群众流传说：“八路军没走，共产党还在。”群众受到鼓舞，敌人惶惶不安。

卓代民对陈会仕怕的要死，恨的要命，又挂出了悬奖牌，千方百计地捕捉他。有个地主发觉了陈会仕的行动，密报给卓代民。

这天黎明前，陈会仕轻轻走进一家可靠的穷人家里，刚刚想躺下来休息，突然一群匪徒堵住了大门。原来，匪徒们早已窝藏在那个地主家里，看见陈会仕走进大门，便一齐扑了上来。

陈会仕从床上蓦地跳起来，抓起大枪对着大门口，噔！噔！打了两枪，见匪徒往门旁躲闪，趁势冲出大门，匪徒们在身后拚命追赶。

陈会仕冲出村子，眼前横着一条濉河，挡住了去路。他扭头向西冲，西边的匪徒已窜上来。他猛推枪栓，急扣扳机，可是枪膛里没有子弹了。这时，他举起双臂，抡起大枪，眼睛放射着仇恨的火焰，狠狠地向敌人头上击去。前面的匪徒

吓得倒退几步，身后的匪徒又扑了上来，这样，陈会仕终于悬入敌手。

当天下午，在卓家的小圩子里，还乡队的匪徒们，个个横眉竖眼，杀气腾腾。在卓家小圩的四合院西厢房内间的黑屋子里，几个被抓来的佃户和长工，心情不安地注视着外间的动静。在外间屋里，一个黑红的四方脸，身穿青小袄的大汉子，坐在一条长凳子上，双手被反绑着，面对墙壁，眼睛闪耀着仇恨的火焰，仇恨地凝视着墙壁上的一滴滴血迹。这时，卓代民来回踱着八字步，蜡黄的刀条脸象死人一样，没有一点血色，屋里沉默的空气，使他有些急躁不安。他躬着腰踱到大汉子的身旁：“陈会仕，你想好了吗？给我快说！”

陈会仕慢慢转过脸来，瞪了他一眼，愤怒地反问：“你要我说什么？！”

“你说哪些人是共产党员，你们还有多少人，多少枪，人藏在哪里，枪藏在什么地方？”

陈会仕面对着血污的墙壁，默然不语。

“你想什么？还想共产党，共产党完啦，别执迷不悟。现在是国民党的天下，你看我们国军，一律美式装备，吃的是白米细面；你当个土八路，光吃秫面窝窝头。”

陈会仕轻蔑地笑了一声，继续凝视着墙壁上的血迹。

“噢！你怕我，是吧？是你带人分了我家的财产，烧了我家的房屋。这都不能全归罪于你，那也是大势所趋，潮流所至嘛。我老代宽宏大量，既往不咎，从今以后，只要你安份守己，咱们还是好乡亲。说吧，快说！”

陈会仕怒容满面，双眼盯着墙上的血迹，还是拒不开口。

“唉呀！你真急死人。眼前就这一条路，说出来保全你

的性命；不说，我把你拉出去，……你好好想想，到那时，你后悔就晚了。”

“我后悔，我是后悔。”陈会仕半天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卓代民背着手，把腰一躬，向前跨了一步，连声说：“好！好！后悔就好，共产党人在哪里？枪在哪里？通通说出来。”

嘞地一声响，陈会仕猛一转身，挺腰直立。身下的长凳子倒在地下，砸在卓代民脚面上，他唉哟一声，一连后退了几步。

陈会仕咬破了嘴唇，火红的眼睛逼视着卓代民，虎声虎气地说：“你这个狗不嚼的坏种，去年斗争你的时候，我后悔没有一枪毙了你。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有人会给我报仇的。”陈会仕刚劲有力的怒斥象一排排子弹，打在卓代民的身上。他又后退了几步，一直退到门槛上，象吃了闷棍的夹尾巴狗，回头声嘶力竭地狂叫：“给我吊起来，狠狠打！……”

卓代民狼狈地回到了卧室，刀条脸红一阵，白一阵，黑手颤抖抖，狼心怦怦跳。上午抓来了陈会仕，他得意地想到，一来可以为他卓家报仇，二来也为“清剿”做出贡献，在国军面前露一鼻子。不料，第一个回合就大大失利了。特别是想到了去年的斗争会，心里更寒酸，在大庭广众面前，威风扫地了。想到这里，他大叫一声：“来人哪！”两个护兵走了进去，卓代民奸声奸气地说：“明天给我集合老百姓，我要开会。”

陈会仕受了一个下午的刑罚，又被折磨了大半夜。但圩外的人听不到哭声，听不到惨叫，只能听到匪徒们大声咋呼：

“再骂，再骂就把你嘴堵上。”陈会仕骂些什么，说些什么？解放后，从匪徒们的交代中才知道，他骂卓家黑心黑骨头，骂卓代民不如一条狗。他说：“你们要找共产党？我不知道，你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共产党多得很，说到就到，你等着吧。”他又说：“你打死我陈会仕，还有陈会仕，卓圩长工佃户多得很，你们是杀不完的。卓圩还要解放，穷人还要翻身，等我们的大部队打回来，看你们还往哪里跑。”到了下半夜，他还大笑了一阵，笑后说：“指导员，我赞成你的话，咱们这一辈子拚命流血，能把敌人打倒，使人民得到翻身，就是死了也光荣！”这一夜，陈会仕没有合眼，他说的很多，也想的很多，但他没有想到还能再和群众见一面。

第二天早晨，薄雾遮住了阳光，初冬的寒风冷嗖嗖的。卓代民缩着脖子，走到黑屋子门旁，拉着长音喊道：“农会长，请你开会喽。”

陈会仕听说开会，又能和自己阶级兄弟见面了。顿时，抖擞精神，晃动着被反绑的两只膀臂，昂首挺胸，迈开大步向门外走去。两个匪徒慌忙赶上来，狠狠地按了他一下。

会场设在原来卓家的大门口，大门口只剩下个旧框框。门内是一片残垣断壁，门口场地上是一片枯黄的野草。

匪徒们逼老百姓站在墙脚下，把陈会仕带到远远的一间屋框里。西南角一堵半截墙头上，支着一架机枪，枪口对着穷苦的硬汉们；一群匪徒挥动着寒光闪闪的刺刀，逼着人们不准走动。会场上笼罩着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

卓代民倒背双手，摇头晃脑，慢腾腾地走了过来，头昂得高高的，故意在过去的佃户长工们面前再显示显示自己的威风。他向墙脚下的人群扫了一眼，刀条脸上泛起了阴沉的

乌云，奸声怪气地说：“你们的农会长又来开会喽，今天这个会，可不是去年，……”他咽了半句话，因为要说去年那个会，感到太狼狈，便咬咬牙改口说：“今天这个会，我要杀他，给你们做个样子。谁再敢跟他一遛神气，别嫌我刀快。”

一阵寒风吹来，刺得人心冰凉。墙脚下的人们紧紧靠在一起，一双双目光直瞪着这个吃人的魔王。

卓代民被愤怒的目光刺痛了，又施加了压力：“谁个不怕受罪，谁个不怕死，让你们瞧瞧。”刀条脸转向匪徒，大叫一声：“给我带上来！”

呼噜一声，蹲在墙脚下的人群一齐站了起来，双双饱含深情的眼睛，望着自己敬爱的农会长。

陈会仕迈着矫健的步伐，庄严地向大家走来。只见他那青袄上有几处露出了棉花，棉花被鲜血染红了。他那黑红的面容，乌黑的头发，火红的眼睛，更加显得朝气蓬勃，精神焕发。他走进了会场，深情地巡视着张张熟识的面孔，坦然自若地站在乡亲的面前。

深受卓家剥削和压榨的长工、佃户们，此刻，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眼里闪动着泪花。过去跟着陈会仕斗地主闹翻身的王永才、钱凤洲、王公美等穷苦人都低下头来，一口一口向肚里强咽仇气。应大娘和孙大娘在背后偷偷擦去眼泪，连十多岁的孩子们也都要哭出声来了。……

卓代民见此情景，心慌意乱地说：“农会长，到你死的时候了，只要你表白表白，愿意悔过自新，我免你的死，你向众人……”

“你们受苦了，我对不起穷苦兄弟；”陈会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声势，压住了卓代民的阴腔怪调，他向前紧走几步，



扑到人群面前，放开嗓子说：“共产党还要打回来，给我们报仇！”

“给我拉走！给我拉走！”卓代民象条疯狗，大声狂叫。几个匪徒慌乱地抓住陈会仕的肩膀。这时，陈会仕不住地高呼：“共产党回来，报仇！报仇！报仇……”

人群一涌而上，都想再看一看农会长不屈的面容，威武的英姿，但被匪徒用刺刀逼住了。

陈会仕迈开大步，威威武武向东走去。此时，薄雾已经消退，他迎着灿烂的阳光越走越快。一群匪徒气喘吁吁，慌里慌张跟在后面追赶。

余悸未消的卓代民走在最后面，田野里吹来一阵冷风，使他不住地颤抖。但这家伙仍不甘心失败，还要再压上一个赌注，便嚎叫道：“慢走！慢走！往南拐，上南陈庄。”

陈会仕转向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放慢了脚步。他望着辽阔的田野，嘴唇在抖动着，好象准备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他稳步走完了这段路程，来到了南陈庄，亲爱的父老，亲爱的兄弟们，都从一个个大门里伸出头来，向他投来了亲切敬慕的目光。陈会仕走到两间草屋门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迎上来，两手抓住他的衣襟，辛酸的泪水夺眶而出。

“老妈子！”卓代民象条狗站在一旁哀叫道：“劝劝你儿，叫他回头，我叫你家团圆。”

陈会仕怒视卓代民一眼，俯下身子，贴近老人说：“娘！不要哭，儿是为人民死的，死的痛快，往后有人照顾你。”

“你劝劝他，叫他赶快回头。”卓代民又叫了一声。

老人擦干了泪水，双手捂着胸口，慢慢转向卓代民，一股压不住的仇恨怒火，使得老人冲口而出：“我劝谁？我劝

你回头，你作恶……”

没等老人说完话，匪徒们推推拉拉，便把陈会仕母子两人隔离开来。

卓代民见诡计不成，垂头丧气，刀条脸上白煞煞的，他的最后一个赌注也输光了。

于是，他喝令匪徒转向西北湖，穿过了松林，到了三银头的坟上。陈会仕一到坟地，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他抖擻着肩膀，狠狠地向地下跺了几脚，几乎要骂出声来。

进了松林，卓代民就更加害怕，喝令匪徒将陈会仕绑在一棵松树上，并用机枪对准他的胸口。

卓代民见安排妥当，走到三银头的狗坟上，双膝跪下，他身后的卓铁秋、卓培源和一群匪徒也一齐跪倒在地，卓代民，这个卓家地主的孝子贤孙，一字一句地嘟囔着：“祖上显灵，孝子代民报仇来了，眼前恶患未除，万望祖上庇佑。”

突然，东南大松树旁，发出强烈的呼声：“打倒三银头！打倒卓代民！”

匪徒们闻声缩成一团，面色灰黄，再也爬不起来了。卓代民跪在地下号叫道：“开枪！开枪！”

那个爬在地下掌机枪的匪徒，抖动着手指数，扣了又扣，怎么也打不响。卓铁秋爬过来，照着他的脸上打了两耳光：“妈的，你忘记拉枪栓，这能打谁？”

松树干上挺立着陈会仕的高大身躯，他昂首面对太阳，以最宏亮的声音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声音飞扬在辽阔的田野！

这声音震荡着万里长空！

沉闷的枪声响了几下。农会长依着松树干巍然屹立。他

象青松一样，傲霜不变，永远不倒！

农会长陈会仕的英雄形象，永远铭刻在卓圩人民的心中！他那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卓圩广大人民继续战斗！

十四 我军围歼还乡队 民兵挥戈战残匪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卓圩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在那腥风血雨的日日夜夜，卓圩人民早也盼，晚也盼，盼望着东方出太阳，盼望着共产党早日打回来，消灭还乡团，报仇雪恨！

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一九四八年三月的一个夜晚，卓圩人民被密集的枪炮声惊醒，接着是一片惊天动地的喊杀声。

黎明时分，人们爬上墙头，向西南小圩子外沿一看，几挺机枪对准吊桥上的碉堡，正在猛烈地射击。突然一个战士一跃而起，手提着炸药包飞速前进，很快钻进了圩沟。不多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片火光，震得地动山摇，那桥头上的碉堡四崩五裂。紧接着喊杀声四起：“冲啊！——缴枪不杀！——”

这是江淮七分区所属的一个独立营。解放战争全面反攻以后，他们按照毛主席关于“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部署，从洪泽湖直插灵北，横扫了国民党的区乡政权。这天，黎明前赶到卓圩，打响了围攻战。卓家

还乡队，凭仗着碉堡和几挺机枪拚命顽抗。独立营先用迫击炮轰击，后又炸翻了碉堡，以强大的火力压倒了敌人。卓家还乡队遭到严重打击，一伙残匪窜出圩外，向西南方向逃去。

眼看天已大亮，趴在墙头和门缝向外瞧看的长工和佃户们咬牙攥拳，纷纷拿起菜刀、铁杈、锄头冲出家门，跟随部队追赶逃跑的敌人。

卓家还乡队除了死亡和逃跑一股外，大多数举手投降了。军民正在打扫战场时，忽然从秫秸垛里钻出一个身穿黑便衣的家伙，鬼头鬼脑地向四下张望，瞅一瞅东北方向无人，便爬起来就跑。群众见了，大声呼喊：“抓住他！抓住他！”

这家伙叫卓铁秋，是还乡队的大队副，是卓代民的帮凶。他指挥匪徒顽抗时，大腿被迫击炮弹炸伤，就钻进秫秸垛里去。战士赶上去抓到了他，他连声哀求道：“老爷！老爷！我是小兵，饶了我吧！”群众当场戳穿：“他不是小兵，是罪大恶极的大队副。”有的举起铁杈刺去。营长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命令战士就地枪决。砰砰两声，这家伙象一条死狗似的倒下了。

战斗的胜利，焕发了人民的斗争激情，也勾起了人民的悲惨回忆。那些死里逃生的佃户和长工们，向久别重逢的亲人们哭诉着自己的苦难：卓家还乡队先后枪杀、活埋我基层干部和家属三十多人。许多翻身的农民遭到他们的关押和毒打，连十多岁的小孩都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佃户的小孩卓培友下湖背玉米，路过卓家地主门前，靠在一棵弯树上歇息。卓家还乡队扑上去拳打脚踢，恶狠狠地骂道：“穷小子，你家大人分了卓家的东西，现在你又把卓家的树靠弯

了。”顿时，打得卓培友腿流鲜血，不能走路。卓家地主大肆反攻倒算，到处拔田、倒租。光卓圩被拔田的佃户就有二百多户，共两千九百多亩。倒回租子二百三十多石，高利贷五千多块银元。农民姚西凤在减租减息时，减去了二十块银元的利息。卓家还乡队把他抓了起来，进行倒算，二十块银元，一年长到六十块，两年长到一百八十块，三年长到五百四十块，逼着姚西凤立即偿还。否则，就要把他拉出去活埋。姚西凤被逼出卖了全部土地和耕畜，又向亲友借款，才凑够数，还清了这笔驴打滚的阎王债。卓家还乡队为了修筑小圩子，扒毁佃户房屋一百多间。林振元一家老小八口人，在露水地里蹲了三天四夜，被迫逃奔外乡。卓家还乡队兽性发作，先后强奸妇女二十多人。农民常广原的妻子和佃户唐立才的女儿，就是被他们糟蹋后，含愤自缢而死的。

卓家还乡队就是这样害得许多农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四处逃难。现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把卓圩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救了出来，大家经过这场反复的激烈斗争，更是下定了决心，决不能再让卓家地主重建“天堂”。但是，卓家地主的头子还没有逮捕到，必然要向人民反扑，今后怎样同敌人斗争呢？正当大家思谋着这个问题的时候，县、区干部来到了大家的面前。一个五大三粗的大汉子，面对群众高声说：“同志们，我们要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坚决拿起武器，同卓家地主斗争到底！”

大家兴奋地围着他，只见他那魁梧的身材稳稳重重，长方脸形黑里透红，粗腿长臂显得气力很大，跟农会长陈会仕象兄弟一般，讲起话来声音宏亮，亲切有力。卓圩人民大都认识他，知道他就是那个在抗战时期只身逮鬼子的佃户邢明



瑞。

邢明瑞站在群众中间，慷慨激昂地说：“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已经向全国进军了。东北战场、西北战场和广大的中原地区，都接二连三打了大胜仗，国民党的正规军被我们消灭了二百多万，不得不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过去说五年打垮蒋介石，现在还没到两年，蒋介石就快要完蛋啦！”

邢明瑞看到大家眉开眼笑，继续说：“人民解放军到处打胜仗，这完全是毛主席领导得好。由于毛主席亲自指挥人民解放军，亲自部署大的战役，所以每次大战役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在党的领导下，今天咱们打垮了卓家的还乡队。”

“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咱们就有奔头了。”老长工王永才拍着一位佃户的肩膀。

“毛主席救咱出苦海，是俺们穷人的大救星。”妇女王公美对孙大娘轻声说。

群众纷纷议论起来。接着，邢明瑞进一步鼓动大家说：

“咱们卓圩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现在国民党的王牌军大批大批被我们消灭了，还怕卓家的几个还乡队吗？！要警告他们，老老实实投降，宽大处理；再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我们一定要严惩！”

卓圩战斗结束以后，县委决定派韩区长带领邢明瑞等七位同志到卓圩一带发动群众，坚持同卓家还乡队的残余势力展开斗争。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的教导，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迅猛发展的革命大好形势，很快

组织了一支地方武装，并动员群众为主力部队送粮草、抬担架。受尽折磨的卓圩人民纷纷起来，拿起了武器，杀上了战场。老长工王永才、钱凤洲、袁树珍、任世璠和曾在卓家当过丫头的王公美等妇女们都积极参加了民兵队伍。卓圩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卓家还乡队的残匪继续进行斗争。

反动派是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在攻打卓圩时，卓家头面人物、还乡队大队长卓代民到县城去了。他听说自己的老巢被捣掉了，堂弟卓铁秋被处决了，心里象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既伤心又胆颤，他就去求拜反动县长。国民党县长又给他打了气，指使他回来搞个联防队。

卓代民带着国民党县长的手令来到高楼，找到了还乡队的残余人员，又纠集了高楼、陈集、桃园等地方的残匪，约有二百多人，召开了成立联防队的大会。

从此，卓家的还乡队换上联防队的旗号，在卓圩一带也拉起了游击。卓代民没拉上几天游击就吃不消了，他见大势已去，再也不想当这个大队长了，就叫他的堂侄卓培源当了大队长，自己跑到南京躲藏起来了。

卓培源是卓家的“少壮派”，长就一脸横肉，头带船形帽，身穿老虎皮，邪气十足。他新官上任烧了三把火，开头就带领联防队闯进了卓圩。韩区长带领的干部和民兵早有准备，已撤出卓圩，但联防队还是惊恐万状，象一群被撵惊的鸭子，东张西望，呱呱地叫喊：“注意！散开！土八路！”卓培源这小子白天进入卓圩，夜里他不敢在卓圩驻守，便鬼头鬼脑地窜到别处拉游击。

韩区长和邢明瑞带领的刚刚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队伍，只有十几条枪，大多数是套筒子、土打五；但他们有

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有全国胜利消息的鼓舞，发扬了勇敢战斗的精神，不断同联防队交战。卓培源见眼前只有几个“土八路”，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拚命作最后挣扎。在卓圩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敌我双方就形成了对峙局面，经常进行拉锯战，你打过来，我推过去。就这样，从春天打到秋天，卓培源越打越丧气，韩区长和邢明瑞带领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队伍越打越坚强，越壮大。

十五 进卓圩虎口夺粮 打阻击奋战群敌

一九四八年九月，上场的秋庄稼还没有脱完粒，卓家地主就在联防队的庇护下，拚命向农民催租逼债，并把粮食一车车送进城里，准备外逃。

韩区长、邢明瑞和王金荣等七同志，眼看农民辛勤劳动的果实，又被地主抢去了，气得头发都竖了起来。他们想：

“咱们的大军正在南下，把地主逼去的粮食夺回来，支援前方多好呀。可是武器太少了，力量还压不住联防队。”他们越想心里越急，几个同志围住韩区长说：“你向上级要求，支持咱们点武器。”

“没有好的，给几支孬的也行。”

韩区长也早有这个想法，立即答应说：“走！跟我到县里去看看。”于是，他带着两个同志，走了四十多里地，来到县政府驻地徐大庄。他先简要地向县长汇报了卓圩敌人的活动情况，又谈谈发动群众的做法，最后要求说：“能不能给俺几支枪？”

“完全可以。”县长答应说：“给你们几支好步枪，再从县大队调一挺机枪给你们，你们看怎么样？”

“嘿！太好啦。”韩区长高兴地跳了起来，亲热地握住县长的手说：“我们回去后，要狠狠地打击卓培源这家伙的

邪气！”

县长命令战士把机枪扛来。韩区长一看，是一挺蓝光闪闪的“波里宁”，双手接过来抱在怀里。他们转回头就走，一路小跑，赶回驻地。大家看见韩区长扛来了一挺机枪，都高兴地迎上来，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因为王金荣会使机枪，大家一致推选他当机枪手。

当天晚上，他们就碰上了联防队，一阵哒哒哒的机枪声和喊杀声，打得匪徒狼狈逃窜。第二天早晨，从卓圩传来消息：联防队全部逃跑了。韩区长派人侦察，果然没发现一个匪徒。

韩区长召集干部和群众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叫大家立即准备车辆和牲畜，到卓圩去运粮。大家情绪非常高涨，很快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东方太阳冉冉升起，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向卓圩进发。走在前面的是邢明瑞、王金荣和一群民兵，跟在后面的是韩区长和吕云德带领的运粮队伍。一路上，紧张的脚步，激动的心情，不知不觉就到了卓圩。

邢明瑞和王金荣带领民兵在圩外警戒，韩区长和吕云德打开了卓家地主的仓库，群众一涌而上，有的忙着装口袋，有的忙着往外扛。

正当大家忙着运粮时，突然，圩外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原来卓培源带领联防队，昨晚逃跑藏在西南十多里远的一个小村子里，他听说共产党带领农民夺了他家的粮食，立即带领匪徒窜来，企图把粮食夺回去。

战斗打响后，邢明瑞、王金荣领着民兵们向扑来的匪徒猛烈射击，韩区长和吕云德带领运粮群众迅速离开卓圩，飞

快向南面根据地走去。

卓培源指挥联防队拉开包围的架势，想截住运粮的群众。在这万分危机时刻，王金荣眼明手快，抱起机枪，哒哒哒打出了一梭子弹；邢明瑞用步枪向敌人连续射击。窜到前面的匪徒听到枪声，都惊慌地缩回沟里去。

韩区长向远处了望，见一百多个匪徒又从后面扑了上来，便立即下令撤退。王金荣说：“我用机枪掩护！”邢明瑞说：“我当弹药手，咱俩阻击敌人。”韩区长带领民兵和运粮的群众胜利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邢明瑞和王金荣见他们已经脱离了险境，又连续打了几梭子弹，阻住了正面的敌人，迅速向南撤退，可是敌人死死地盯住了他俩。

“我用机枪掩护，你冲！”王金荣说。

邢明瑞摇摇头：“咱要把机枪保护住，你冲，我掩护。”

王金荣抱着机枪向前冲，邢明瑞手端步枪向后打，他俩边打边冲，冲到一座老坟地。邢明瑞趴在坟头上，向走近的敌人射击，掩护王金荣向南撤。王金荣手提机枪，从坟头跃起向前急跑，刚跑了十多米远，背后飞来一颗子弹，身负了伤。邢明瑞卧倒射击敌人，敌人不敢抬头，王金荣乘机越过了敌人的包围圈，直往大姚庄门前跑去。

邢明瑞见王金荣脱险，冲杀勇气更加高涨。他从地下跳起来，枪头的刺刀向着敌人，大吼一声：“杀呀！——”突然，只觉膝盖下边麻鹿鹿、热突突的，一股鲜血往外流，鲜血染红了裤脚，顺裤脚又洒到地上。但他顾不得伤口，也觉不着疼痛，仍然边打边冲，趁敌人没敢抬头时，他也摆脱了敌人的包围圈。

邢明瑞急走了半里地，来到了大姚庄家后，他一面顺着墙根向东走，一面眼盯着北边的敌人。他看敌人没敢紧追，这时他也无心恋战，再看前面有个巷口，心里想：我拐过了巷口，到了庄前，就能把敌人甩掉了。他不快不慢地顺着墙脚往巷口走去。当他快走到巷口的时候，急步跨到了墙角下，转身向南一拐弯，不料想五个匪徒正站在屋山头下，同他面对面的碰在一起了。

这五个匪徒没有追上王金荣，站在这里正在喘粗气。这些家伙见眼前又来了一个，都大吃一惊，慌忙把枪端在手里，定神一看，只是一个人，又挂了采，一齐把乌黑的枪口对准邢明瑞，说：“放下，把枪放下来！”“放下枪，不打死你。”

这时，邢明瑞目瞪着五个匪徒，毫不畏惧用刺刀挑拨着敌人的枪口，铿铿锵锵地进行了肉搏战。他同五个匪徒正在相持不下时，又一群匪徒从村南跑来。联防队队长卓培源窜来，看到这个阵势，远远就大叫起来：“抓活的，抓活的，不要打死他。”在北面追赶邢明瑞的匪徒也窜上来了，一刹时，邢明瑞周围站满了四十多个匪徒，真把他围得个风雨不透。

久经战斗锻炼的邢明瑞，此刻，头脑清醒，意志坚定，他两只大手，象铁箍一般紧紧握住大枪，心里说：当年卓家的活霸王卓少全，逼着我的命要枪，我都没有把枪交给他；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你这个地主残匪，想叫我放下武器吗？你等着吧……他双手挥舞着大枪，左右开弓，前刺后挑，他的周围闪耀着一道道白光。站在里层的匪徒，都怕刺刀碰坏了脑袋，不敢接近；围在外层的敌人更毫无办法。站

在一旁的卓培源既不让开枪，又不敢下手，急得直跺脚。

邢明瑞一秒钟也不停息地挥舞着大枪，他一下猛刺右边的敌人，又一下向左边扑上来的匪徒刺去。前面一个大个子匪徒端枪而上，他毫不迟疑迎战；身后被一个匪徒抓住了后衣，他往身后一挑，只听嗤啦一声，小褂子后襟被匪徒撕烂一块。邢明瑞就是这样奋战群敌，越战越猛。

正在邢明瑞同敌人拚杀时，机枪手王金荣走到大姚庄门前的苇汪边上，由于身体负伤流血过多，机枪扛在身上象千斤重担，怎么也难扛动了，后面又有匪徒追赶，机枪梭子里的子弹也打光了，心想：无论如何，机枪不能让敌人夺去。他看这苇汪约有四亩地那么大，便灵机一动，把机枪放在芦苇丛中的水塘里，留下个记号，然后空身跑出苇汪，引着敌人追赶。王金荣以顽强的毅力，赶上了韩区长，并告诉他机枪隐藏的位置和记号。韩区长令战士把他抬走，就顺着大沟直向大姚庄前跑来。韩区长走进大苇汪，捞摸心爱的“波里宁”。他只顾捞机枪，没想到村子里还正在进行一场厮杀。

大姚庄前，邢明瑞奋战群敌，临危不惧，浑身象有使不完的猛劲，腿上的鲜血流到脚上，从脚上滴到地下，在小小的圆圈里布满了他的血迹。但他根本没有看到这些，只是一个劲地想撂倒几个敌人。面前的那个大个子匪徒又扑上来了，邢明瑞向前刺了一枪，那家伙向后退。邢明瑞手疾眼快，急速推上了一颗顶膛火，噔地一声，大个子匪徒应声倒下。另一个匪徒慌忙拉开枪栓，大叫：“闪开！闪开！”没等身后的匪徒闪去，邢明瑞又打响了第二枪，那个匪徒还没来得及扣扳机，就趴在地下了。

这时，群匪象被捣掉的蜂窝窝，惊魂落魄，四下躲闪。



邢明瑞趁群敌慌乱，象箭头离开了弓弦，飞快钻进了村前的芦苇汪里。

匪徒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躺在地下不喘气了，一个手捂着肚子直叫唤。

卓培源气得脸上的横肉直抖动，他定定神，压压惊，又嚎叫起来：“给我搜！”可是，谁也不敢下苇汪。这个说：“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不是去找死吗！”那个说：“我们守住他，横竖他跑不掉。”

忽然一个匪徒大声惊叫：“你们看！那苇缕摇晃的地方，准藏在那里。”卓培源顺匪徒手指方向一看，苇缕正在摇晃，立即下令：“给我打！”于是，一阵乱枪射向芦苇缕摇晃的地方。

子弹象雨点般的落在韩区长的身旁。原来他正在摸机枪，触动了芦苇，引起了敌人的射击，但他毫不畏惧，只顾东摸西捞，终于在一个深水坑里抓到了机枪。他扛起机枪，走出苇汪，顺着大沟向南跑去。

“跑啦，快追！”匪徒们大叫起来，绕过了苇汪，到了大沟，韩区长已经走远了。敌人追了一阵，象泄了气的皮球，一个个没精打采地滚了回来。

邢明瑞神速钻进苇汪以后，从子弹袋里掏出一排子弹，哗啦按进弹仓，又从身上撕下一块布，扎好腿上的伤口，止住了流血，坐在没有水的苇丛下，怀里抱着大枪，静听着外面的动静。他听到苇汪南边响起了一阵枪声后，就向汪边移动，从芦苇的隙缝中向外一看：一群匪徒正向他走来，心里想：“又来逮我了，好吧，咱们再拚一下！”他双手托起大枪，手指扣住扳机，瞄准走近的敌人。

匪徒们越来越近了，前面的匪徒已走到苇汪边。卓培源跟在后面不住声地骂道：“妈的，白舍饭给你们吃，真没有用，一个‘土八路’伤员，还叫他跑了。”

走到最前面的那个家伙，勾着头不服气地反骂道：“你妈的，要不是你要逮活的，我老早就要开枪，……”“叭！——”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邢明瑞的一颗子弹就射中了他的胸口，他哼叽一声，一头栽倒路边上。

群匪茫然失措，啊地大叫一声，扑通趴倒地下，向苇汪里乱打枪。打了一阵，还是听不到一点动静。

邢明瑞打响了这一枪，就急忙向芦苇深处爬去，接着又挪了好几个地方，坐在苇丛下等着敢于来犯的敌人。

这时，卓培源从地下爬起来，气急败坏地下了命令：“谁不下苇汪去搜，我枪毙谁。”

于是，一个个匪徒象怕踏着地雷似的一步一步向苇汪里挪去。还没有钻进苇汪，南边又响起了雨点般的枪声。

原来，韩区长回到南边的战沟里，没有看到邢明瑞，马上召开了个紧急会议，他说：“老邢为了掩护咱们，是死是活说不定，也许是落到了敌人手里，咱们还要打回去，抢救老邢。”大家一致举起拳头：“打回去！”“打回去！”

韩区长带着一群干部和民兵，呼呼啦啦大步疾走，噔噔噔打了回来。余惊未消的匪徒们，看到这个攻势，好似惊弓之鸟，纷纷哀叫：“我的妈呀！大部队来啦！”

“跑啊！”卓培源尖叫了一声，也顾不得到苇汪里去搜索，领着头向北逃跑了。

韩区长带人赶走了匪徒，来到了大姚庄。群众见了自己的队伍又来了，都喜得走出家门。韩区长问群众：“可见到

我们的人那里去了？”

“见到了，叫联防队背走了三个。”一位青年回答说。

“三个？”韩区长心里很疑惑。

“你没有看清，那都是他自己的人。”一位老年人说。

问来问去，没有谁看见邢明瑞。韩区长焦急万分，就放开喉咙大声呼喊：“老——邢！老——邢！……”

坐在苇汪里的邢明瑞听到了喊声，喜出望外，他又侧耳细听，果然不错，就是韩区长的声音，大声答应道：“我在这里！……”韩区长听到了应声，带人走进苇汪，急忙把他拉起背在身上。

这时候，刚强勇敢的邢明瑞却浑身瘫软下来，他叫人扒掉枪膛里的子弹，扑闪着明亮的眼睛，不由得滚出两颗豆大的泪珠。从起伏的胸脯里，发出了低低的声音：“又打回来了，同志们都好吧！”说罢，他闭上了眼睛，昏迷过去了，……

大姚庄的群众看到了伤员，忙着赶来护送。青年小伙子姚为帮忙从家里拿来绳索杠子，农民姚梦振搬来一张凉床，接着又来了六、七个群众，争着要抬伤员。韩区长领大家回到了区政府驻地。

经过这次战斗，卓培源尝到了“土八路”的厉害，匪徒们也都预感末日来临了，纷纷逃跑，不愿意再给卓家地主卖命了。

一个匪徒自悲自叹地说：“联防队，联防队，累断胳膊跑断腿，一个伤员没抓住，三个弟兄一起睡。”

十六 施毒计暗埋炸弹 搞复辟枉费心机

一九四八年底，淮海战役的炮声震动淮北大地，胜利捷报如雪花飞来。卓圩住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处是一片欢乐繁忙的景象，为解放军送粮、送草、抬担架的人群，川流不息。尽管天气严寒，村子里却是热气腾腾。

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骄横一时的卓家联防队好似入了螫的害虫，不声不响地躲藏起来了。这时，邢明瑞养伤归来，区委分配他担任卓圩乡的指导员，同卓圩地主继续进行斗争。当他走进卓圩时，干部、民兵和群众都亲热地上前迎接。民兵队长钱凤洲、王永才、王公美等，有的忙给老邢拿行李，有的收拾住宿，高兴地叙述卓圩的变化。老邢看到这班子受尽苦难的穷苦人，现在是这样幸福，这样神气，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愉快。

老邢一来，乡政府里就有了三大员。早先，区里派来乡长杨德友，也跟老邢一样是个大老粗；后来，县里来帮助工作的干部，物色一个姓葛的小伙子当了助理员，他能写会算，老邢叫他写写划划，有了个帮手，心里挺满意。

老邢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白天黑夜下村转，找这个去啦呱，找那个来办事，很快就认识了很多群众，熟悉了大部分干部，掌握了一些敌情。再看看满湖的好庄稼，真是越看心

里越欢喜，越转腿上越有劲。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夏天，不甘心失败的卓家地主，又唆使那些害人虫从地下爬出来，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一天夜里，卓圩乡发生了两起抢劫案：一起是彭庄常守元的粮食被抢去，并用火油燎伤了他的皮肉；一起是朱庄杨守业的毛驴被抢走了，匪徒还用枪打伤了他的腿。第二天，老邢带领民兵追捕匪徒，回来叫助理员写个报告，他马马虎虎写了几句，老邢看了很生气。接着，老邢就到区里研究剿匪计划去了。傍黑回来时，走到姚洼湖，一个中年妇女站在秫棵里，看看四下没有一个人，轻声喊到：“指导员，你到这里来。”

老邢心里一愣：天快黑了，这里又没有别人，跟一个妇女讲话不方便，他站在路边说：“你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这位妇女非常着急地说：“你快来呀！我怕人看见，不敢跟你明说。”

老邢看她的神色，觉得她一定有急事，就慢慢地向这位妇女走去。

这位妇女向秫棵里缩一缩身子，两眼惊恐地望着老邢，说：“指导员，你可是个大好人，你要注意啊，人家算计你来。昨晚黑里，我在娘家村上到彭家溜门子，碰到好几个黑呼呼的大汉子，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枪，听说要打乡政府，要是逮住了你，那可不得了。”

老邢听了这位妇女的密报，心情无比激动，心想：群众是真正的靠山，只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就不怕敌人兴风作浪。老邢早已了解姓彭的是卓家的徒儿法孙，长期被卓家利

用。解放后当村长，还是同卓家藕断丝连。

他回到乡政府，立即下通知，召开村干会。会后，把姓彭的留下来，关上了大门，老邢的大手重重地向桌上敲了一下，严肃问道：“昨晚黑，你家到了哪些人，老实交代！”姓彭的吱吱唔唔，吐不出半句话来。杨乡长性急，抽个腊条就要揍他，老邢拦住说：“不要打他，叫他好好交代。”

姓彭的双手抱住头，连声说：“别打，别打，我老实说就是了。昨晚黑，联防队长卓培源回来了，还有朱卓泽、朱帮太……”

老邢问道：“他们都躲藏在哪里？”姓彭含糊地回答：“我也说不定，他们一夜都挪好几个地方。”

老邢说：“你是想死，还是想活？想死，你就跟他们跑；想活，你要盯住他们，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姓彭的慌忙连连点头说：“我一定照办。”

后来，放走了姓彭的，老邢同杨乡长一起仔细研究了剿匪计划。这时，助理员却不声不响地溜走了，到了大半夜才回来。老邢见了他，生气地说：“现在土匪很猖狂，你夜里乱跑一气，我真不放心。”助理员嬉皮笑脸地说：“指导员，你关心我，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渴了，没有茶喝，就跑到田兴友的瓜园里去啃瓜啦。”

三天以后，老邢听说姓彭的逃跑了，非常气愤，马上带民兵来到彭庄，找到姓彭的老婆：“姓彭的到哪里去了？！我们限他一个星期内回来。不然的话，我们逮到了他，非加重处理不可！”

姓彭的老婆再三表示：一定要把丈夫找回来。老邢赶回乡公所，路经田兴友的瓜地边，想起助理员说的话，故意走

到瓜地里，笑着说：“老田，你的瓜长得真好，怪不得助理员来啃。”田兴友答了腔：“指导员，你甭瞎胡扯，助理员没有来吃我的瓜。”

老邢从田兴友的嘴里证实了助理员在说谎，又想起，这人过去同卓家有些瓜葛，就更加警惕了，在他面前必须严守斗争的机密。

老邢积极发动群众，侦察敌情，掌握了土匪的活动规律和活动范围。这天天黑，老邢通知各村民兵火速到乡政府集合，临出发时，有意留助理员在乡政府看门。不料，助理员却提前跑掉了。老邢同乡长带领民兵火速奔赶小王庄，立即包围，全面搜查，结果一个匪徒也没逮到。小王庄的群众说：

“你们早来一袋烟工夫，土匪一个也跑不掉。”老邢带领民兵回到乡公所，看见助理员，严厉批评说：“我们去逮土匪，你又跑掉了，你又干什么事去了？”助理员又是嬉皮笑脸地回答：“指导员，你别生气，张玉文家来了客人，硬拉我去陪客人喝两盅，谁知却耽误了工作，往后我可不乱跑了。”

这天夜里，老邢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为什么土匪逃跑了？这与助理员有没有关系？第二天，老邢吃罢早饭，就去找张玉文了解情况。走到村头，恰巧碰见了张玉文，老邢笑呵呵地说：“老张，你这个人光爱小年轻的，我这个老头子，你就看不中了。”

张玉文被老邢说的没头没脑，说：“指导员，你说的啥意思？我不明白。”

老邢说道：“你有酒，光请助理员喝，也不给我喝。”

“我什么时候请他喝的酒，你别听他胡扯。”张玉文睁大眼睛摇摇头。

吃瓜、喝酒这两件事，深深印在老邢的脑海里，白天想，夜里想：这个小伙子，为什么要在我面前撒谎，他究竟在外边干些什么，同土匪确实有勾搭吗？也许是年轻人贪玩，或者想做点别的什么事瞒着我。不对！他几次偷跑出去，都是在关键时刻，一连两次捕捉土匪的计划都没有实现，不能不深思，不能不怀疑。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性，要进一步了解他的情况，内外一齐清查，彻底粉碎敌人的破坏活动。……

果然，姓彭的没过七天就回来了。他暗地向老邢交代了逃跑的原因：他确实想把匪徒盯住，立功赎罪，可是他没有盯住匪徒，匪徒却盯住了他。就在当天晚上，他刚躺在床上，忽然响起了叫门声，听声音知道是联防队大队长卓培源来了。他一面暗示老婆去找老邢密报，一面打算把卓培源稳在家里。不料，刚把门打开，卓培源用手枪抵住了他的胸口，骂道：“你这个孬熊，什么话你都往外端，还想打我的主意。我要不看你是我爷的干儿子，我今晚非枪毙你不行。你要想不死，就得跟我干。”姓彭的心想：这下子完了，功立不成了，罪也赎不了了，干脆到外边混几天再说。他走亲戚，串朋友，匪徒盯住他，老婆拉住他，他感到越陷越深了，实在混不下去了，特别是听到了老邢的再次警告，更是心惊肉跳，只好硬着头皮回到家里。

老邢听完了姓彭的交代，心里完全明白了：那天晚上审问这村长，除了杨乡长，只有助理员在场，一定是他给卓培源通的风，报的信。那天晚上到小王庄剿匪，扑了个空，也很可能是他破坏了剿匪计划。

老邢立即派钱凤洲、王永才等干部和民兵，严密监视助理员的行动；自己赶到区里，向韩区长作了详细汇报。

这时，卓培源一伙看到阴谋将破，便加紧策划反革命暴乱。这天晚上，卓培源纠集一批匪徒，准备攻打乡政府。

老邢早有准备，把全乡民兵集合起来，制订了口令、暗号，由杨乡长、钱凤洲、任世璠、袁树珍等干部分别带队，拉出卓圩，在周围隐蔽起来，准备把匪徒一网打尽。

战斗快要开始时，助理员从外面气喘吁吁地跑来，见了老邢，惊慌不安地说：“听说土匪要打乡政府了，我今晚那里也不去了，一定跟着你。”

老邢心想，这家伙又妄图耍花招，便以威严的目光逼视他，说：“不！你今天晚上跟几个民兵，到区里去一趟。”助理员装着关心的样子，说：“在这生死的关头，我怎能离开你，不保护你呢？！”老邢笑了一下，说：“我有人保护，不用你操心了。”正说着，这时几位民兵走进乡政府里。

助理员见有几位民兵端着枪，站在他的身后，不禁暗暗吃惊，但还故作镇静地说：“大家来了，今晚好保护乡政府，保护老邢的安全。”这时，老邢斩钉截铁地说：“你还妄图玩什么花招，给我到区里去，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这时，这家伙头上直冒冷汗，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当天，民兵们把他押到区政府，韩区长开始了审问。他耷拉着脑袋，想了又想，才慢慢抬起头来，说：“我全部坦白交代。”

原来，这个人是联防队的中队长、土匪头子朱帮太的干儿子。卓代民逃亡南京时，指使这人打进共产党内部，以便反攻复辟。解放后，朱帮太曾一度窝藏在他家里，并指使他赶快出来给共产党办点事，从内部打听消息，夺取我乡政府权力。他秉承了卓代民的旨意，混进了革命队伍，担任了卓圩乡助理员。

“把你们的反革命暴乱的计划 and 罪恶目的全部交代清楚。”韩区长追问道。

姓葛的想了一想，说：“两个多月前，朱帮太对我说，解放军都开走了，准是前线吃紧，老蒋快要打回来了，我们也要起来干，说他们当‘跑沟’，叫我当‘睡沟’（土匪黑话），干成了有我的好处，干不成也没有我的害处，因此，我就参加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今天晚黑，朱帮太派人告诉我，要在半夜打进乡政府，先把住西屋里的杨乡长打死；叫我同邢指导员住在堂屋办公室里，听到了枪声后，趁老邢去开门时，我就把他的枪夺下来。然后，把他绑起来带到区里，叫他喊开区政府的大门，端过了区政府，再把老邢打死。”

站在门口的一群民兵听到这里，愤恨地骂道：“这些狗东西，心倒有多么狠毒啊！”

“好啦，你暂时交代到这里。”韩区长站起来，以轻蔑的口气说：“真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你们的罪恶阴谋全部破产了。现在，需要你再详细写一份书面交代，把卓家地主和匪徒们躲藏的地方、活动的范围、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罪行，都给我们写清楚，争取宽大处理。”

当韩区长审问结束，天已经快亮了。他刚刚躺下来休息，老邢带领一群民兵，送来了一群落网的匪徒，除了卓培源等逃跑外，匪首朱帮太也落了网。当天上午，韩区长作了妥善安排，就在区政府大院子里，临时给大家开了个会，说：“你们这次战斗打得很好，捕捉了一批阴险狡猾的阶级敌人。这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要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一切阶级敌人都逃脱不了人民的天罗地网。你们回去以后，要继续跟踪追击，把卓家地主的罪魁祸首全部捉拿归

案。”

“保证完成任务！”一群民兵怀着必胜的信念，响亮地回答。

十七 追穷寇枪毙恶霸 唱战歌踊跃参军

在火热的斗争中，迎来了金色的秋天。

这是解放后的第一个丰收年，卓圩人民的辛勤劳动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时，翻身的农民，感到喘口气也是新鲜的，喝口水也是香甜的。天变地变人也变了，真是打心里高兴。更使人兴奋的是，卓家的罪魁祸首多数落了网，那些走投无路的匪徒，有的被活捉，有的投了案。面对飞速发展的大好革命形势，人们手舞足蹈地相互传送着可喜的消息，歌颂革命战争的胜利！

卓圩人民在斗争中继续前进。在党和人民政府的组织下，卓圩村的几个民兵身背干粮袋，专门去南京，查访逃往南京的卓代民的下落。这天清早，在南京城里以开商店隐蔽下来的卓代民刚打开店门，就碰上了家乡来的几位“顾客”。他见势不妙，头一缩向后门跑去。民兵们翻过了他的柜台，把他抓了出来。他还想挣扎，这时两位公安人员的手枪顶住了他的胸口，他只好束手就擒了。他的堂侄、联防队的大队长卓培源逃到昆山，在街上卖油条。那天，他正在叫卖时，忽然背后有人把他的油条篮子夺去了。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佃户，吓得目瞪口呆，还没有来得及哀求，就被佃户和长工们绑了起来。他们的帮凶、土匪头子朱卓泽，在徐

州郊区装扮打渔人。这天下午，他在一条小河边正使劲拉网，忽听背后有人喊道：“就是他，逮住！”朱卓泽回头一看，原来是卓圩两个民兵带着公安人员走过来，他真没想到，一条大鱼没逮到，自己却落了网。

正当民兵逮住卓家地主残渣余孽，广大农民怀着喜悦的心情投入秋收战斗的时候，县委派来的反匪反霸工作队，在卓圩乡开始了试点工作。广大群众以满腔仇恨，发出强烈的呼声：坚决要求政府惩办卓家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吃人豺狼。我人民政府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决定在卓圩召开全区公审大会。

东风浩荡，红旗招展。全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队队，一群群，争先恐后向卓圩汇集，那些受尽剥削和压迫的佃户和长工们，那些亲人被杀害的苦主们，都要求在大会上诉一诉自己的冤屈和仇恨，亲眼看一看卓家地主的可耻下场。

公审大会开始了，会场上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声。身穿黄军装的县公安人员，把卓代民、卓培源、朱帮太、朱卓泽和李四侉子一一提到公审会上。这五个血债累累的家伙，跪在公审台上，浑身抖动，蜡黄的脸皮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无光的眼神死死地盯着眼下的黄土。顿时，群众一齐怒吼，会场轰动起来。许多人手里握着钢刀、铁锤、剪子和棍棒，直向台前拥挤，你要割耳朵，他要剜眼睛，愤怒的情绪几乎无法控制。经过县公安人员和民兵们的再三劝阻，会场才渐渐稳定下来。接着，群众开始了血泪的控诉。

老长工王永才控诉说：“你们这群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逼得我全家要饭。我年迈的老母亲走不动，在家无依无靠，活活饿死。我逃荒回来后，你们又逼我做工抵债，说打就打，

要骂就骂，我的小孩也要去侍候你们家的小子。我要报仇，我要申冤，血债要用血来还！”

青年姚为邦接着控诉说：“我的哥哥姚为场被你们活活打死在苇汪里。你们打死了我的哥哥还不算，说什么卓圩二百四十七家佃户，只有两户半是好人，其余都该杀掉。还要血洗南陈庄，在庄子两头架上机枪，杀得大人小孩一个不留。你们这群发疯的恶狗，现在是该革命人民惩办你们这伙豺狼的时候了。”

农会长陈会仕的老母亲，面对杀害自己儿子的仇人，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对着卓代民的刀条脸吐了几口，控诉说：“我的儿子会仕领着穷人闹翻身，他做的都是好事，你把他杀害了，他死的光荣。今天，我们要枪毙你们这伙吃人的狼，你们死的不如一堆狗屎！”

王文秀的妻子张大姐痛哭控诉道：“文秀当民兵队长，为穷人除害兴利。你们这些恶狗还乡后，不光活埋了文秀，还逼死了我的婆母和三个孩子。十八天，你们害死我家五口人，你们背了多少人命债。我冤比海深，仇比天大。现在共产党给我报了仇，雪了恨，我祖祖辈辈不忘共产党的恩情！”

民兵任世璠跳上台来，手点着凶手朱卓泽的脑袋瓜，厉声喝道：“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狗东西，杀害了我的父亲，还把我家的东西全部抢光，以后，又装好人来吊孝。我恨不得一口吃了你们，才能解除我心头之恨。今后，我要跟着共产党，把你们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统统扫光！”

接着，徐云忠的父亲，秦步荣的哥哥，朱秀发的弟弟等被杀害者的家属，纷纷登上公审台，用仇恨的泪水，愤怒的语言，控诉着万恶的旧社会，控诉着卓家地主的滔天罪行。

在卓家地主的残害下，多少父母失去了儿女，多少儿女失去了父母，仇恨的怒火，永远在人们胸中燃烧；江河般的血泪，永远在人们心中激荡！

申冤报仇、讨还血债的时刻到了，会场再次发出暴风雨般的怒吼。公审法庭接受人民的要求，庄严宣判：“卓代民、卓培源、朱邦太、朱卓泽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业经上级批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总管家李四侉子判处无期徒刑。”

为了让卓圩人民亲自惩罚这伙罪犯，大会决定由民兵执行这个任务。那些原来卓家的奴隶们紧握手中枪，仇恨满胸膛，把这四个大坏蛋拉出会场。任世璠眼盯着杀死他父亲的朱卓泽，把子弹推进了枪膛，一阵枪声过后，结束了几个家伙的狗命。

这枪声，无情地宣告卓家地主的彻底灭亡！这枪声，给革命人民带来了节日的欢乐！会场上的群众立刻沸腾起来，他们挥舞着红旗，跳起舞蹈，唱起歌曲，欢呼奴隶们成了社会主义新国家的主人，欢呼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上了新的幸福大道。公审大会后，卓圩人民日日夜夜浸沉在革命的幸福之中，翻身穷苦人走起路来劲抖抖的，吃起饭来香喷喷的，睡着了觉也笑咪咪的，真是有说不完心里的话，有唱不尽喜悦的歌。千句话，万首歌，并作一曲沁人心脾的最强音：“毛主席是咱们的大救星！”

在除霸清匪之后，卓圩乡的群众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青年们踊跃报名参军。一天，在乡政府的办公室里，一群心灵手巧的姑娘，扎好了一朵朵鲜艳的光荣花，干部们牵来没收卓家地主的高头大马套在马车上；

门口几个唢呐手正在吹奏着欢乐的歌曲。人们喜气洋洋地欢送入伍的青年。

指导员老邢在乡政府的大门口迎接着参军的青年和他们的家属。苦大仇深的老人王永才把儿子王金之送来了；陈会仕的弟弟会义也来了；任世璠被提拔当了干部，他把弟弟世良带来了。这时一位青年手指村外说：“你们看，又是谁来啦！”

一个身体消瘦、面颊上嵌着一对精明大眼睛的中年人，身旁跟着两个小青年，正向这边走来。大家惊喜地呼喊道：“老指导员来啦！”

朱保义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了大家面前。他同老邢和民兵们握手后，感慨万分地说：“咱们卓圩又变好啦，我没有新的贡献，心里很不安。现在，我这两个儿子，任你们挑选吧。”

大家知道老指导员转移回来后，肺病严重，领导上为了照顾他，临时安排在区里工作，后来在家养病。但他还时刻想到革命事业。大家听了他的话，感动地说：“老指导员，你为革命做了不少事，现在又把儿子送来了，我们要好好学习你的革命精神，请你安心养病吧！”

朱保义笑着说：“我为革命做的工作太少了，还是指导员老邢带领你们拚命流血，同卓家地主进行顽强的斗争，我要向你们学习！”

老邢接着说：“老指导员！你带领大家战斗，卓圩群众都一清二楚。”

朱保义意味深长地说：“要说过去做点工作的话，那也是党的教育，毛主席的指引。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们



什么事也干不成啊！”

老邢拍着手说：“老指导员这话说得对，我们这些泥腿子庄稼汉，全靠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就拿卓圩来说，没有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蒋家王朝，消灭几百万反动军队，咱们能打倒卓家地主吗？不能！打不倒地主阶级，咱们要死受一辈子罪，不光这一辈子受罪，子子孙孙都要受下去。大家想想，是不是啊！”

人们静静地倾听着，默默地思索着两个指导员的对话，领会着这些深刻的革命道理。

“人已经到齐了，开会吧。”杨乡长走过来，望着朱保义，说：“请老指导员先讲一讲。”

朱保义再三推辞，大家仍把他推到会场上。

卓圩人民无不熟悉这位老指导员，他们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使劲地鼓掌欢迎，会场上充满着幸福、活跃的气氛。杨乡长说：“今天是欢送青年参军大会，老指导员来啦，大家很高兴，我先指挥大家唱个歌，好不好？”大家一齐呼喊：“好！”杨乡长说：“大家都站起来，面对毛主席像，先唱《东方红》。”人们立刻站起，放开喉咙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接着，又唱了几首新学会的歌曲。

满脸挂着笑容的朱保义，慢慢地走到会场中间，亲切地向大家打着招呼，向周围的老战友点头致意，他沉思片刻，激情满怀地说：

“各位同志，各位乡亲！三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开过大会，在这里斗过卓家地主。那时，咱们很高兴，敲锣打鼓放鞭炮，到处跳起了秧歌舞。

“但是，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曲折的。被打倒的卓家地主，依仗着蒋介石又反攻复辟了。这次大反复，可叫咱们又吃了大苦，受了大罪，许多农民家破人亡，许多阶级兄弟惨死在魔掌。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教育了我们，必须紧跟共产党，紧握枪杆子，打倒蒋介石，咱们才有出路。”

讲到这里，他深情地望着入伍的青年：“你们要记住，全国还有的地方没有解放，那里的人民正在受苦受罪。你们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练好杀敌本领，党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到哪里，一定听毛主席的教导，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在热烈的掌声中，朱保义结束了他的讲话。邢指导员接着说：“今天，老指导员给咱们上了一堂很好的阶级教育课。咱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咱们要跟着毛主席，永远向前进！”

参军的青年们一齐站了起来，面对毛主席像，举起了手臂，发出了钢铁般的誓言：决心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踏着先烈们的血迹，步着老一辈革命者的脚印，前进，再前进。……

结 束 语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长期英勇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卓圩农民同全国农民一样，摆脱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锁，获得了新生和自由。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高一阵，低一阵，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每当社会主义革命前进一步，不甘心灭亡的那些地主残余势力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总是要跳出来进行捣乱和破坏，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梦想复辟，妄图再次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卓圩大队党支部书记姚为邦深有体会地说：“解放后二十多年来，我们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同卓家地主残余势力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正如党的基本路线所明确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二十多年来，卓圩大队党支部领导贫下中农和广大社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斗争。解放初期，在土地改革和镇反运动中，卓

圩人民坚决镇压反革命，经上级批准，枪决了一个为卓家鸣冤叫屈、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鼓吹“剥削有功”，叫嚷发展富农经济，给地主资产阶级撑腰打气。随之，卓家地主残余势力公然对抗农业合作化运动，有的地主分子到处购买耕畜、农具，顽固走资本主义发家致富的道路。这时，卓圩贫下中农以王永才、钱凤洲等为代表，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成立了卓圩乡第一个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有力地击败了敌人破坏合作化的阴谋。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卓家地主分子以为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时机已到，便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并煽动一部分人退出农业社。而卓圩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反击了右派的进攻，使敌人颠覆农村基层政权的阴谋彻底破产。一九六二年，刘少奇一伙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公开提出“三自一包”（发展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卓圩地主又乘机搞复辟倒退活动，有的地主分子拉着儿子去认地，有的写下了变天帐，有的叫喊什么“老蒋又要打回来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卓圩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打退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进攻，迅速改正了责任田。接着，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的无产阶级政权，发展和壮大了公社集体经济。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

义的阴谋。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卓圩大队的贫下中农和广大社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了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和觉悟。他们愤怒声讨刘少奇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同时，针对卓家地主续家谱、攀亲戚，在干部和群众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煽动宗派斗争等反革命破坏活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了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卓圩大队成立了朝气蓬勃的党支部，建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革命推动了生产的迅速发展，一九七〇年以来，这个大队粮、棉连年超《纲要》，林、牧、副、渔也有显著的发展。总之，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卓圩的革命和生产的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

现在，卓圩大队的贫下中农和广大社员正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坚决响应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当前，卓圩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决心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卓圩建成大寨式大队，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较大的贡献！

